



礪溪隨錄十三

共十三

73  
5100  
13



7  
5100  
卷3-13

隨錄卷之二十五目錄

續篇上

朝禮

經筵講儀

燕禮

昏禮

喪葬

陵寢

坐衙

巡宣



隨錄卷之二十五目錄

女樂優戲

供饌

衣冠

言語

度量衡

製造

家舍

道路橋樑

用車

歲水

僧尼巫覡淫祠

隨錄卷之二十五目錄



隨錄卷之二十五

續篇上

愚於均田正賦養士選賢任官制軍之制既究其  
 條理而次其說蓋天下萬世治亂大體實在於此  
 而毫髮無後世不可行者是惟自備遺忘而或有  
 同志者亦不隱焉又於閑中或因見聞所及有所  
 割錄隨段以記不復類具蓋有所不暇而本非有  
 意於撰述也雖然為人上者既有誠心能是數者  
 則民生可遂教化可行而凡他度數之  
 可正者乃有以議爾苟於此不能雖有嘉謨嘉猷

徒虛語也

朝禮每月朔 世子百官朝行外官各開禮所在 ○每月

五日十一日十五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東西班六

品以上朝參務者勿參 ○每日議政府六曹堂上

官宗正府成均館以上品 司憲府漢城府以上品 官各一

員弘文館官二員輪次常參議政府六曹當直堂下

凡有稟事者 ○東西班九品以上各以衙門次第間

日輪對王母過

凡朝若雨露失容及泥潦並停

外官下直肅拜差使員上來肅拜今固有之矣

守今邊將之遶歸者亦宜依古制必使肅拜引

見問以其處軍民事及其所行政務則於知人

用人治民撫軍之道尤有所裨矣

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秋官朝士掌之二曰

中門即所謂 夏官司士正其位朝夕視政三日內

朝亦謂路寢之朝正朝視事畢退適路寢聽故四

日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故以致萬人而詢焉

禮記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

故使人視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王薄

丘濬曰周有三朝一曰外朝二曰治朝三日內

朝亦謂之燕朝即路寢也外朝不常御人君每  
日出視治朝見羣臣以通上下之情退適路寢  
聽政治以決可否之計蓋視朝之時百官班次  
以進奏對之際機務雜沓未易一一以詳悉也  
故於退朝之後再御燕寢取其事務之要切者  
重聽之與左右臣工委曲講究之釐其本末終  
始如此則便不如此則弊俾上心曉然於中而  
奉行之臣亦灼然知其必如此然後行下如此  
則朝廷所行之事皆所當行所禁之事皆所不  
當行太平之根本在此矣

唐制在京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  
官五品以上及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每日  
常參武官五品以上仍每月五日十一日二十一  
日二十五日參三品以上直諸司及長上者各准  
職事參若雨雪失容及况潦並停又唐故事天子  
日御宣政前殿見羣臣日常參朔望不能臨前殿  
御紫宸便殿見羣臣日八閣宣政前殿也謂之正  
也謂之八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  
暖仗由閣門而八故謂之八閣又有舍元前殿舍  
元非大朝會不御○丘澹曰孔子吉月必朝服而  
朝唐制常日則隆而朔望及殺失輕重矣  
日薦會陵寢有思慕之心蓋於朝鳴  
先行薦會之禮味爽乃御殿受朝乎

趙重峯奉使中國而還上疏於 宣祖曰臣到  
中國窺見 皇上視朝之儀六部有事無不面  
稟言官有論懷章親奏十三道府國官員有為  
進表而來者並其帶行吏卒而引跪于御階切  
近之地為班首者跪告曰某司吏某等某國吏  
某等見 皇帝親傳玉音曰知道吏卒之小帽  
敵衣者咸得仰觀天光而俯伏稽首蠻夷之人  
辨髮而左衽者無不禮見于御路 皇帝親傳  
與飯喫三字如臣愚眷之衷尚有感祝之意四  
海萬姓之傳聞其事者孰不曰吾皇度幾無疾

病躬臨萬機而形戴之心自不容已矣我朝雖  
有六曹常參之禮而絕無參現稟事之時外方  
陪筵之員尚不得面見則其進貢吏卒尤無可  
望矣 殿下臨朝不數公輔侍從罕望衣裳監  
司守令之行未聞面承聖教而只於政院命以  
依前言送四字而已噫依前言送四字豈足以  
感動人心乎公朝如是外邑庶官之怠於民事  
者不足問矣我 莊憲大王遜日臨朝講論時  
故守令之辭朝者亦皆一一面教曰某邑有某  
灾某邑有某弊汝往慎職務蘇于民是以政府

無日不坐六曹之事無不關白最其大者而稟  
決餘悉自理機務不煩而聖治日隆矣伏願  
殿下上法天朝內遵 祖規

仁祖時許禰上疏曰古昔聖王之爲治也昧爽  
正顯坐而待旦日昃不遑食晉接臣僚熙釐庶  
績而至於漢唐致治之君日御正殿視朝聽政  
羣臣入對進言奏事上既勸於治故下必勤於  
職百事以舉萬民以賴今 殿下則不然深居  
九重之內罕見羣臣之面一日萬機只憑書記  
一言之決而動爲十紙之多一刻之施而動爲

數口之遲上既懈於治故下亦怠於職焉百司  
全不坐衙而時或坐衙泛泛度日許多機務皆  
委於吏胥綱領墮失條目淆亂該物各司之所  
掌而聚會於戶曹軍籍兵曹之本務而黜焉都  
察廳工曹之匠人侵責各官徵送之價不啻千  
百而官無所紉兵曹之步兵督搯貧民輸納之  
數不可勝計而用必不足銓曹之用人履歷朔  
數茫然不識本兵之分軍苦歇久近濛然不辨  
至於錢穀之出納獄訟之曲直祭享之牲幣大  
禮之儀注專望其口漫不知何事曹植所謂亡



於吏胥之手今將驗矣誠可痛矣雖然此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者遠矣 殿下亦不知其然也臣請言之夫常參朝參 朝宗常行之法也載在五禮儀逐上御便殿以接羣臣謂之常參間日御三殿以朝羣臣謂之朝參元告烽遠次告囚徒次告軍政囚以百官啓辭臺閣論劾政曹除拜皆於榻前爲之 祖宗朝視朝則然矣自燕山荒淫此禮遂廢而 中廟卽位三將無識不爲更設因循至今臣曾於丁酉年間見史官草冊每日前而必書傳常參三字蓋以爲

應行而不行示存羊之意而惜之也復於上年見之則已不書之矣臣不覺淚下曰歷代爲治之法 祖宗視政之禮從此泯然今 殿下若欲愈亂而圖治則莫適於率由舊章也臣願命考五禮儀復設此禮而自上日臨不怠又於百官啓辭之後進而問之曰某管某事某事幾何其決幾何其掌某物某數幾何其用幾何一一責之能者賞之不能者黜之且令百司逐日生劄以昨日所務之事一一面陳於前則百官震肅各自理職并井條條莫不整頓吏胥何得而

千與於其間乎夫然後 祖宗朝美法良謨可  
 次第以復行矣輪對 祖宗朝接廢僚之美法  
 也 殿下以庸庸無取而廢之嘉言善謨豈人  
 人之所能為也日久人多則豈無一二之可取  
 乎而 殿下遽廢之是因噎而廢食也臣實惜  
 之且聞 祖宗朝常參之外日御便殿以接臣  
 僚或以繼夜事無不講言無不盡至今想望而  
 嘆羨也臣願 殿下宜法 祖宗日接臣僚而  
 無為深居九重使上下隔闕度政淹滯也  
 元正百僚會朝外藩則遣使  
官奉箋以朝

今世以元正冬至 生日為三名節受百官朝賀  
 方國亦拜表陳賀

按周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  
 遇蓋六服諸侯各以朝歲四方以時分來茲春  
 或夏或秋或冬更遞而徧又下制比年一小聘  
 三年一大聘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古制可考  
 者如此而已未聞有如後世所謂三名節朝賀  
 也古者朝聘皆陳事述職之事上下一於恭敬  
 謹禮將夫警戒之意無非所以奉天勤民思盡  
 其職也後世則無端君受賀以位為樂臣稱賀

以諳為分此正天理人欲之判也如有願治之  
君盍圖所以參酌古意以定一代之制也哉  
漢書高祖七年長樂宮成冬十月朝賀置酒

此後世歲首行朝賀之始漢承秦制以十月為  
歲首故也武帝始行夏正而以正月為歲首然  
朝賀則仍其舊用十月焉至後漢始命行朝會  
禮於正月此禮三代以前無有也然歲序更端  
之始羣臣會朝則固當然也不當賀爾宜於  
是時申戎有位使各儆其職可也

晉書禮志云魏晉冬至日受方國及百僚稱賀因

小會其儀亞於獻歲之旦

此後世冬至行朝賀之始蔡邕獨斷謂冬至陽  
氣起故賀然已遠先王之典矣至於宋人五月  
朔亦賀尤為無理

唐書玄宗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丞相源乾  
曜張說表請以是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  
樂尋又移社就之玄宗生日在八月後改千秋節  
為天長節德順憲穆不置節名

此後世人君以生日為節而表賀之始前代每  
一節如宋太祖為長春節太宗為乾  
明節之類至明一以萬壽聖節為名  
范氏曰大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為父母劬勞之日也乾曜

等以人主生日為節又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違也社者國之大事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驕心浸生乾曜輿說不能以義正君又為諂首以逢迎之其罪大矣

真西山告於理宗曰太宗之思親發於真誠至今讀者猶為之感愴明皇君臣上驕下諂大陳宴享創立節名後世沿循遂成典故臣子以此為尊其君固已末矣人主亦從而忘其親其可乎哉近代以來士大夫又以其尊君者而專用事之臣餽遺之珍歌頌之侈視人主之生日殆

過焉其害蓋至此也法太宗之誠鑑明皇之失而杜人臣交私黷貨之源是在聖君

按後世以元朝冬至生日為三名節受朝賀皆非三代之制也然元朝則正歲之初羣臣朝君固宜爾也但賀非所當矣冬至則一陽始生先王以至日閉關后不省方厥有深意矣受天下朝賀因以宴樂大與此義乖違也至於生日為節則作備於唐明皇無義甚矣其視太宗亦有愧焉大明太祖嘗有詔曰冬至先王閉關之日生日是朕感愴之辰其

勿朝賀此真百世卓然之舉惜乎惑於諸臣  
之諂有始而不克終也

唐元朝儀其儀多循秦漢俗規而或有可參取者  
姑附此以備考元正前一日尚舍設御幄於太極  
殿有司設羣官客使等次於東西朝堂置案陳車  
輿設文官三品以上位於橫街之南道東襄靈侯  
位於二品之下介公鄒公位於道西武官三品以  
上位於介公之西小南文官四品五品位於道東  
六品以下位於橫街之南又設諸州朝集使位都  
督刺史三品以上位於文武官三品之東西四品

以下分方位於文武官當品之下諸州使人又於  
朝集使之下諸親於四品五品之南設諸蕃方客  
位三等以上東方南方在東方朝集使之東西方  
北方在西方朝集使之西每國異位重行北面四  
等以下分方位於朝集使六品之下又設門外位  
文官於東朝堂介公鄒公在西朝堂之前武官在  
介公之南小遲每等異位重行諸親位於文武官  
四品五品之南諸州朝集使東方南方位宗親之  
南使人分方於朝集使之下諸方客東方南方在  
東方朝集使之南西方北方在西方朝集使之南

每遇異位重行其日將士填諸街勒所部列黃麾  
仗屯門及陳於殿庭羣官就次侍中版奏請中嚴  
諸侍衛之官詣閭奉迎吏部兵部主客戶部資羣  
官客使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朝堂前位引四  
品以下及諸親客等應先置者入就位侍中版奏  
外辨皇帝服衮冕絳紗袍御輿出自西房即御座  
南向坐符寶即奉寶置於前公王以下及諸客使  
等以次入就位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  
再拜上公一人詣西階脫舄升當御座前北面跪  
稱某官某等言元正首祚萬福維新伏惟皇帝陛下

下與天同休

按此宜改以元正首祚萬物惟新伏  
願皇帝陛下聖敬日躋承天之休下  
制辭改以惟爾百辟萬方各恭其職警戒  
無怠同承天休為當邦國則云卿士百工

納烏復位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傳承詔降詣羣官  
東北西面稱有制在位者皆再拜宣制曰履新之  
慶與公等同之在位者皆再拜三稱萬歲又再拜  
初羣官將朝中書侍郎以諸州鎮表別為一按俟  
於延明門外侍郎就侍臣班初八戶部以諸州貢  
物陳於太極門東東西廂禮部以諸蕃貢物可執  
者蕃客執入就位其餘陳於明堂前上公將八門  
中書侍郎降引其按八詣西階下立上公將升中

書令降立取所奏之文以升上公已賀中書令前  
跪奏諸方表降置所奏之文於案侍郎引案退至  
西階前案出初侍中已宣制朝集使及蕃客皆再  
拜戶部尚書進詣階間跪奏稱戶部尚書臣某言  
諸州貢物請付所司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禮  
部尚書以次進詣階間跪奏稱禮部尚書臣某言  
諸蕃貢物請付所司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太  
府帥其屬受諸州及諸蕃貢物出歸仁納義門執  
物者隨之典儀曰再拜通事舍人以次引北面位  
者出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降出御輿

入自東房侍臣從至閣引東西面位者以次出蕃

客先出

按諸州貢物謹者貢物不必分戶禮二部皆宜禮部主掌

○經筵講儀

以下

靜菴告于 中宗曰我國君臣之分隔絕邇來  
屢教講官平氣以坐而羣臣不知 上意之誠  
否故未能粹變者習以此觀之習俗之難變固  
矣 貞熹王后臨朝時羣臣莫能仰視循成此  
習若 成宗朝則豈有如此事乎廢朝沈順門  
以仰視被罪積威之極羣臣震懾今之俯伏亦  
廢朝之餘習也

趙重峯上疏曰講官俯伏實非至敬之道 祖  
宗朝例賜便坐如 莊憲大王常參傳香之日  
亦不停講而溫顏假色從容顧問有若家人父  
子然當此之時上下之志無有不通而民咨國  
病因有不達所以訂謀定業以至今日休者也  
自 貞熹王后垂簾羣臣莫敢仰觀厥後習以  
為常至於明良相遇而一向俯伏 明廟當筵  
亦嘗每許便坐矣夫羣臣之分判若天地天之  
與地必須天氣下降地氣上升然後能生育萬  
物而成交泰之功故君須虛心而望其啓天下

瞻天顏而審其納否然後可以誠孚志通補闕  
匡失而臻太平之盛矣自古以來未有上驕其  
勢下怵其威而能成治道者也

○凡燕每歲春秋禮燕羣臣宗親文武官堂上以上  
有特命乃赴○凡燕皆自經費司具設饌品器數  
皆有定式務從儉約御前十五器二品以上  
十三器三品以下十一器湯三進饌上亦在  
酒五行有特命則行或九行其饌有定制其行位  
拜數登降之節俱有定儀若饌品過制則執法舉劾  
論罪禮儀違則規正引出准以明禮義和君臣為  
務○樂用雅樂並去女樂凡  
簪花饌花等事一切革去

觴製造小鍾其容一合定為恒式凡大小公宴以  
此行用又以頒賜京各司及各道各邑歲為垂樣



倣造以為常用造鐘皆刻年

今國俗宴享用日蜜果或高至尺許以為儀表此等事所宜痛改者也凡造油蜜果方經四寸以周厚五分為式御前十五枝三品以上十枝堂上以上八枝堂下六枝當以是為之規然此特用今為式爾油蜜果則雖不用可也

志曰燕享所以訓恭儉示慈惠凡所備具皆以此意為制然後可無末流之弊

觀察使節度使赴京使使鄰國使臣辭朝還朝並燕

二闕內停親燕則賜燕于禮曹外方進箋負命饋于禮曹即官主之饋饋醞醞馬吏

按古之人君禮燕臣工者其意蓋深矣一事而眾羨具焉誠為治之不可廢者也今國典雖有燕禮

而久廢不行蓋由奢侈成風一行公宴則國用糜

竭故也今國恤時責戚家一次進宜昭聖儉

痛革俗弊考究古禮定其儀式省其饌費限其器

數務令極簡毋或逾制而唯以明等位篤恩義講

治道浹上下為務每年行之歲若不登則闕之如

此則於聖主體羣臣同休恤而使臣工竭心徇

國之道必有大益也

或曰國典有每歲議政府六曹進宴忠勳府進

宴宗親府儀賓府進宴之文雖不可如此煩瀆

每歲一次諸衙門合設進宴則如何曰夫宴者

人君以臣下竭力盡能立事於國故飲食以勞之耳人臣進宴非古意也此非但古禮所無雖唐宋之制亦無此規臣之於君唯當竭力盡能以補益之豈可進以飲食而為報其君也哉義既不當則其虧禮褻分務侈蠹財之弊又曷可勝既耶

漢書高祖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禮畢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叩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無敢喧嘩失禮者

宋制以春秋季仲月及誕聖節郊祀禮畢巡幸還京宴羣臣大宴於集英殿次宴紫宸殿小宴垂拱殿有司預具宰相率百官八宣徽閣門通唱致辭謝宰相升殿進酒各就坐酒九行曲宴七行每上舉酒羣臣立侍次宰相次百官舉酒或傳旨命醕即皆搢笏起飲再拜或上壽更衣賜花有差其或兩府使相赴鎮還朝咸賜宴

按漢儀止是次起上壽則已非先王之制矣至於後世之儀則又有賜花簪花等事尤為戲娛與古人祇敬重禮之意大相反無復可論也後

之入君如欲定制則宜取古禮寔得其意而酌以今日之宜定為一代之制可也

○國家昏禮宜遵古制訪選賢德罷今聚會子女閱

視容色之弊窈窕聞之此事亦非東國舊俗太宗朝欲以李續子為駙馬使韓媒池和往

問之續不肯太宗怒籍續家於是乃令士大夫子女聚八闕庭親閱定之其後因以成例云

在宣廟嘉禮時李珥上疏曰古之帝王所與為昏姻者莫非先聖之後仁賢之裔而其求之之道不過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而已未聞聚會闕庭辨其優劣如今日之為已然之事雖不可追自今以後勿以容色服飾次等

級勿以推數吉凶為急務先觀父母之賢否以察其家法次觀威儀之合度以察其女德且出姓氏先問大臣必得衆心允協然後乃定則天人之意無不同矣蓋父母之賢否非九重之內所可的知若不咨詢而遽定名目則羣下雖有所見何敢發言三代已後家法之正無如趙宋其立后也必咨于大臣此真後世之法也夫用一賢士去一不賢尚待國人之皆可則况求聖女以配至尊而斷以獨見乎至於六禮之儀不須一倣前例當使儒臣廣攷古儀講求禮經以立垂後之制則昏姻之禮

正隣趾之化可冀矣

宋元祐中哲宗將立后范祖禹上書言仁陳擇后  
四事一曰族姓曰古之帝王所與為昏姻者必大  
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勳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  
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盛大子孫繁昌  
二曰女德曰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也皆有嬖  
女此皆詩書所載以為永鑑者毋儀萬國表正六  
宮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  
觀其祖考察其家法參以庶事乃可知也三曰隆  
禮曰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孔子曰

冕而親迎親之也今親王娶妻亦無齊體之禮天  
下豈有獨尊而無配偶者願正基本以先天下四  
曰博議曰古者天子聘后上公逆之諸侯主之國  
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夫用一執故進一近  
臣必欲協天下之望况立皇后以母天下乎其書  
凡數千言忠正懇備可為後世法詳在本書其書  
伏奉詔旨皇帝納后六禮今翰林學士御史中丞  
兩省給舍禮部太常寺同共詳議臣竊伏思此乃  
國家大事萬世之本福祚所繫風化所先自古聖  
王重之今陛下宜先知者有四不可不謹也臣謹  
稽之上古參之後世為禮四曰博議所謂族姓者  
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所謂族姓者  
臣聞古之帝王所與為昏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  
王之後勳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

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盛大子孫繁昌昔黃帝娶於  
西陵之女是為嫫祖為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  
于為帝三皇皆黃帝之後也舜娶帝堯之二女釐降  
之子孫享國四百七十餘年成湯娶于有莘氏子  
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之先祖成湯娶于有莘氏子  
有賢妃大王娶太姜是生先王成湯娶于有莘氏子  
文王娶太姒其禮尤盛大雅歌之曰文定厥  
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自古昏禮未有  
如文王之盛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太古昏禮  
人也其餘皆為顯諸侯周之子孫稱于天下太姒  
之德也詩人羨文王之聖本由太任其詩曰思齊  
則百斯男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言文王之化自家及國以至天下也周南關雎后  
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羨之任太姒也武  
王亦娶于姜是成王周有天下皆羨之任太姒也武  
德餘年其基本蓋由之興皆賢妃其不可不貴所謂  
德者臣聞三代之興皆賢妃其不可不貴所謂

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妹喜商之興也以有  
城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褒姒其亡也以褒  
妲此皆聖賢所記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漢永鑑  
者秦漢以後昏姻多不正無足法惟後漢顯宗  
明德馬后唐太宗文德長孫后皆有后德出於  
賢之家其餘敗亂死以倫明歷世皆有皇帝聖德  
皇帝以來涼道正而人倫明朝家法也皇帝聖德  
之助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本朝家法也皇帝聖德  
明茂睿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女以佑皇家惟  
陛下遠觀上古近鑑後世上思天地守廟之奉下  
為萬世子孫之計當選卜窈窕以母儀萬國表正  
宮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  
視其世族觀其祖考察其家風參以庶事亦可知  
也昔漢之初大臣議欲立高帝子齊王皆曰王母  
家駟鉤惡戾虎而冠者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  
者乃立代王是為文帝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  
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地先所謂隆禮者臣聞  
天子之與后猶六女之與地也與日與月與陰相  
為大所以治愛人禮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為政愛人

至大昏為大昏至矣大昏既至見而親迎也  
 也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巳重乎孔子曰然作色而  
 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  
 社稷之主君何謂巳重乎蓋深非之也臣今與衆  
 官討論勿以爲疑進言者必曰天子至尊無敵於  
 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故三代以來唯以士禮推  
 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二臣謹按禮冠昏唯士禮  
 上之爲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  
 子至於士則一也臣竊聞親王宗室之間娶妻殊  
 無齊體之禮敬而親之禮或雜戎狄之俗或冒委  
 配之風下自士族上流官禁有涉於此者願陛下  
 一巷之屏絕之以正基本以先天下故禮不可不隆  
 所謂博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后上公逆之諸侯  
 主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逆王后于紀夫國有諸侯  
 事大臣不密不預聞也非慈聖光獻之立也呂夷  
 簡少其議故其詔曰覽上宰之敷言其冊曰宗公  
 鼎臣誦言于朝先是茶商陳氏女亦預擇三曾  
 宋綬皆以爲言繼有言者遂罷陳氏女亦預擇三曾

聖者能從衆也進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  
 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天子以四海爲  
 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理  
 且陛下用一執事進下近臣必欲協天下之望况  
 立皇后以母天下乎臣恐陛下難乎論議矣今其  
 氏爲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乎論議矣今其  
 下所選擇莫若出其姓氏宜問大臣若聖志既定  
 而衆議命同則卜筮協從鬼神其依天人之意無  
 不同矣故議不可不博臣幸備勸講其所職在  
 帝三之事裨益聖德故敢獻其所聞臣之愚誠惟  
 中宮正位之後四海之內  
 室家相慶則宗社之福也

一凡男女昏娶年歲必從禮制禁早昏者

古禮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後賢又酌禮  
 令男自十六至三十女自十四至二十其參人情  
 亦至矣今王室子女昏娶太早貴戚慕效之因以

成風傷教化致疾夭之本實在於此宜自國家一  
從禮制申禁在下之違者

一申明親迎之禮

今國家王子王女昏姻皆行親迎之禮而士大夫家因陋苟簡督留婦家故不曰娶妻而曰入丈是陽反從陰大失男女之義宜明飭禮法以正人倫之道

一凡昏姻幣帛從人服飾饌食之節皆定其式痛禁奢侈之弊

昏姻奢侈之習為今莫大之弊貧者苦於無財而

恥不若人必破家從俗貴勢者因以求請納賄無所不至不有上之人明禮正俗俗無由自正矣古禮既極簡當今文亦甚省約凡幣帛從人服飾飲食之類差以貴賤皆定其式宜自國家一遵其制嚴飭在下毋或敢踰若有踰犯者治以重律

○宗親宰臣之喪輟朝致賻吊祭等事並依常典

輟朝國家蕃親及三公三日大功親及一品

致賻宗親文武官從一品錦布十二疋正三品八疋從三品及宗親六品以上四疋從三品八疋

若有限特告則不在

吊祭

文官正三品以上及功臣宗親皆致祭武官正三品以上及功臣宗親皆致祭

死者勿論職秩

並致賻致祭

或曰宗室至衆且多屬疎品卑者似不可盡為  
致祭宜限三四品則如何曰禮五廟之孫祖廟  
未毀雖為庶人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為也  
宜吊不吊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賻賻承舍  
皆有正焉則凡在宗籍者不可不致賻致祭也  
曰是則今例亦然矣至於朝臣則今從二品以  
上乃致此及堂上何也曰禮士喪亦赴於君  
君使人弔又賻及堂上君親視大飲古者君臣之  
際可見矣今縱不能一如古禮吊祭不可不  
及堂上而致賻及於從三及侍從之臣也

舉哀臨喪乃有奇

禮葬

王如父母嬪貴人八君三王子君及夫人  
公主翁主及宗親儀賓文武官正一品及夫人

等功臣鳥一等禮葬從一品及三品等功臣鳥二  
等禮葬正二品及三品等功臣鳥三等禮葬從二  
品等功臣鳥三等禮葬

一凡喪葬明立限制痛禁奢侈之弊雖禮葬者亦勿  
許踰制發民以病民力

一凡發引自人君以下皆用輪車駕以馬以馬引車

或用輦駕馬用輦車輪或獨輪隨所宜車上設

之若路險行遠則或用輦輦車以馬四方有索使人執

之亦毋得用人肩舁今俗用人肩舁用人肩舁者論

以僭禮

一禮葬者賜國馬以駕車二匹可也賜以司僕馬喪

又定護車及儀從人數一等六十名護車人二十名

儀從人四十名護車即執引者引即縛也喪車前二等四十五名

後左右有索使人執之以備傾側

三



護車人十五名 三等三十名 護車人二十名 儀從人三十名 此外不得調發開戶

古者君於臣喪皆賜以馬助其送葬 况在禮葬者乎賜馬送喪實合古儀

一應在禮葬者非至親大勳皆給價使備凡百以行

不得調發人夫護車儀從人之類若營墓夫則不在此內若路遠百里以

外則發引間一路給其護行人料給料人數一等六名二等四名三等四名

每疋一日黃豆四升式以經費會減凡給料者該司外則計程列站發關各共邑排日懸錄

禮葬給價一等米一百五十斛二等百二十斛三等九十斛

內准常式米錢或布參半以給○元數

之類本不常有者不宜論於禮葬中

一禮葬營墓夫亦定其數凡葬時役使一等二百

名二等一百五十名三等一百名皆三日赴役此亦

開戶而開戶之役三日外亦不得加役若其邑開戶已為盡役則不得分定他邑以致民弊募人以役

會成本邑經費給價每一人三日米二十斛

一非禮葬者不得調發護車儀從人無朝命而監司

守令擅調者以擅調軍兵律論杖一百遠近充軍

墓夫或減人倍役而私徵役價者主喪人及當該官

俱以贓律論此謂除出役者若依式以價受於官者非

以此論又近來勳貴之喪若自國家給役夫則其

投價而又不為借役夫於守令者頗多其弊所至不

可勝言如此者主者及

一沙臺石亦以僭禮論

沙臺石本禁法而近來法弛貴勢家尋常用之宜申明舊

法雖一等禮葬勿許用與隧道同論

一堂上以上

唯論實職者

葬定給營墓夫從二品四十名

堂上二十名皆三日

赴役

此亦以開戶若其邑開戶已投無餘則依上例以經

費依式募人以給或以價給本家

一遠方朝士從仕於京身死不能歸葬者禮曹咨聞

給喪需

自戶曹量給米錢以補行喪所需。量其情勢參以程道以定其槩若路途不便自京盡

給者則量於中路折關支給四原關會減可也

一奉使朝臣客死外方者自其處辦喪備其處經外

官在任身死者自其所部資送等事俱見本條

紙輦竹格之法極輕緻非唯便好於行喪亦甚華

美卿大夫用之小無所歛此法近來新出令通行

於世可也若用輪車則上設小方床即懸以備傾

側之途亦無不可施於有輦多用解人故不許士

夫用也若施於車上則有便好而別無傷言民力不當為禁也

今畿民之不堪支保者莫甚於擔持之弊國無定

法而監都事守令皆得任意調發故非但貴顯者

為之雖士庶家苟有攀連之勢者皆得傳傳請托

發民擔持而後已古者天子車輅皆以馬駕自秦

始皇以人昇之天子尚然况人臣而無論貴賤發  
 民有昇使斯民不獲保耶由是一國之中畿內及  
 直路尤殘人戶蕭然城池廢沒國政得失此亦可  
 見今畿邑擔持之役以里次輪回或月五六次或逐日而至而累糧待候多至累日鞭驅之苦人所不堪或有故者借人代送則一次價米四五斗是  
 是一次所入亦重於其田賦矣營墓夫則雖無豫赴役必經累日故亦甚苦近年雖有勿許擔持給  
 駕牛之教徒有其教而守令不之行此非但綱紀  
 解弛而然蓋緣擔持之規國無禁令故人得為之  
 喪家初既擔持中路守令雖欲給以駕牛不但牛  
 無出處駕牛亦是本家所當備而使器械有異勢一路守令辦給則無出處矣

不得行而又難於狼狽境內故未免依前發民給  
 之也必先自 王子不許擔持然後駕馬之法可  
 行不然雖有 上教轉相做倣終不得行也蓋王子  
 得用則貴戚獨不欲為之乎朝士大夫皆得為之則凡其朝士獨不欲為之乎朝士大夫皆得為之則凡其  
 我類誰不欲為之乎朝士大夫皆得為之則凡其  
 人得為則雖有知其非法之不可者亦憚於送親之不然人不許其他而為之此其勢若國有定法  
 固然而終至於傳傳諸托之未已也則非但民生得所士夫亦各得其分而無憾於葬  
 親矣人安分則皆得其分之所當為也今無勢者雖借得擔夫事多齟齬中路狼狽者多而  
 不得不熱者以人皆為之故也若國有定法則人皆安之可無此患且喪葬本當親戚隣里自為相  
 助各稱其家而盡其心而已豈必非至於禮葬則  
 理求殷冒用民力而後為無憾耶

其弊尤甚一度禮葬畿民蕩殘有同經亂公庀之  
禮雖極隆厚安葬事役必有其限而其間虐使微  
布民之受害無有限極故也假如各色人夫千名  
定於諸邑諸邑發民各定色吏齋糧往候容地其  
間色吏操弄已為不少而主家典事者必責以難  
堪之事使之重納價布償役然後或以窮不能納  
價者不限日役之是以一日之役或至數十日一  
夫之價或至三四天而所入夫又無定限不  
啻數千皆稱貸納布歸而分徵隣里而不足償矣  
此時其一事其間祭需器具凡百事為皆分定各  
邑責辦民間而無事不然是以喪家奴隸亦皆致  
富而萬民必明有定式痛革其弊然後生民可得  
保矣

或曰雜記上喪亦得乘人則是亦用人也口此  
亦使人執引引車非用人有躬也按儀禮上喪

禮祖奠薦車薦馬飾極屬引即飾也蓋用馬  
駕車而又有引使人執之其下又何以有公  
馬何事乎鄭註引雜記之文以釋屬引而曰古  
者人引柩而後人因以爲近於後世有郭宮廟  
經古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城郭宮廟  
凡百公役皆在其中豈如今之無論千里百里  
人得發民擔持乎果今如是則是其未弊也尚  
可謂之古法乎古者公卿以上皆是有土之君  
而其用民力亦不踰常式其餘士庶則制令百  
家烏族而使之以相葬是已  
親戚隣里相助以葬而已

一外方上蕃軍士死則令其同隊草葬立標同隊十  
由使之草葬若無檢體之物則自公給之移文本官令其親屬叔去公恤  
其資酌定其式以錢給之每五十里米一斗為式如  
斗之類總計其數以錢代給其親屬告本官本官給  
文來納本曹然後施行○若路遠不可自京盡給者

則量於中路邑折關  
支給回原關會城  
邊鎮防軍身死者同

今京城每歲冬上番軍士凍死者非一而傳曳屍體暴棄道傍犬豕恣食之慘不忍見夫鄉間村落之間雖有行乞之屍如此者主民教者猶當悼其俗之不美而責其村里掩葬之矣豈以京都王化所本而遠方軍民為國事來京至於凍死宰相百官目見如斯以為常事而莫之念乎彼之廢也噫其久矣宜自朝廷明定令式若有軍士死者令其同隊即告兵曹依式施行其無親屬叔去者則公給所資令永埋之

其埋葬時亦可依軍禮令其隊長率同隊以隨帶飲食奠之

若有如前暴棄者則兵曹官吏從重治罪可也或謂軍士屍體當以驛傳送此則未安凡事過重則反有所不行處若如此則非但驛卒偏苦難堪其所傳之屍亦未必善去矣

一墳墓定限禁耕牧

宗親文武官一品西面各限一  
四品七十步五品六十步六品五十步七品至九品  
四十步生負進士及有蔭者同九品女從夫職庶民  
十步○耕墾在葬前者勿禁○京城  
底十里宮門五里人家百步內勿葬

當申明此法勿論左右案山內一從步數

○陵寢

四面各碑一  
千步似高

今以三里為限○徐花潭上疏曰古者有冢人之

官掌公墓之地定於一處辨其北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昭穆為左右又令同姓諸侯大夫士葬於前後今一從風水之說世各占之每開山陵雖宗戚之墓皆令溝而去之山外民田亦皆荒之陵之八占地甚廣民無芻豢之所隆運至於千歲之遠則園陵相望於郊畿之外田野盡荒不容餘地百里之內復絕人迹弊至於此臣不知其何以處之也

○凡官府坐起非有故日必開坐長官佐貳郎官會坐儀見法典今諸道監司開坐都事不同然坐營中百事皆無

下與只日一問安而已都事乃監司佐貳也是

設官本意哉當今監司開坐都事必同然坐一如

京衙門佐貳官例兵水使虞候各邑貳官皆同此

凡京外官府坐起必張牌外才則坐起吹又張牌將開坐張肅

整牌於大門外兩傍則吏民皆肅整以八決事凡有

私客皆不敢入非公事則皆私客將罷坐改張迴避牌則各

房吏卒皆退只有候府中閑暇為官者乃許優便或

接應賓客或講書琴射聞中國之制如此云

今八方官府開坐時接私客應私事公私雜亂事多非便至於京諸司則官員既在其家而官府坐

起尤爲近戲若令京衙門長官亦挈家赴居其司而凡京外坐起又定規如此則官府事體整肅而聽事專一請托不恣矣

趙重峯上疏曰臣到中國見禮部坐起之儀堂上未坐前郎中員外郎主事司務觀攷進士東西相向立于堂上而暫揖歷事監生相向立于東西階上堂吏立于其後堂上自後閣出坐則郎中以下俱向堂上立而揖止一揖于二堂上不各揖堂上於椅上微揖郎中以下分立東西相向一揖自與其郎位相揖也而出監生堂吏以次進于簷下一揖而退郎中以下退于

其局同坐議事外官白事者立于庭下進跪月臺上郎中一人手持揭帖一揖而置于堂上之案堂上只起來外官乃起一揖而退堂上受投文即我志分付于四司退歇于火房郎官詳議其事白以決之以故凡奏下公事不過一二日而覆奏民帖則即日決給中朝之禮貌整肅而治事不滯如此我朝六曹等處禮貌踈而弊風嚴戲慢無理之事今雖少革而佐郎之於正郎猶不敢仰首與言凡有公事一付之曹司曹司不能盡治其事啓下公事或經旬月而不思申覆軍民訟牒不賂于書吏

則不即決給臣恐此弊不除則國事終無可治之日矣

○觀察使巡行列邑必從容留住實察諸事節度使亦然

監司巡部將以觀民風俗察民苦樂宣布王化導達下情而審守令之賢否驗政治之得失也此非奔馳晷刻之間所可能今之為方岳者例皆倏巡忽過一日一邑或至數縣而守令罕相接面監司之巡豈但使榮耀道路而已宜令監司簡其騶從所到從容留住大邑則五六日小邑亦必三四日

凡有剖決皆務詳審接見守令同參聽政清夜之際又為引問使邑中諸事無不畢達躬至學校講

問精洽凡百規度度量衡之屬亦是亦皆驗察如是而後

風俗之美惡民情之苦樂守令賢否治教得失庶可考實而故刑黜陟無所失當矣若其供億則一

以經費從優會減有定式則列邑亦無難支之弊矣

節度使雖主兵政其從容閱視實察凡事亦然

△觀察使巡列邑詣學拜聖而節度使則否節度使雖主軍務亦非學外之事節度使則到亦

○悉罷京外娼妓女樂悉罷妓籍使有定夫而勿設



樂則用工人使容之至若依舊使妓  
行而執樂薦寢者主客俱削職除名

娼妓之設誨淫引逸之具也化一世而入於荒淫  
昏靡之域者莫甚於此禮公庭不言婦女言之亦  
在所禁而況於狎昵乎古者上自朝廷郊廟以至  
官府閭巷政教號令衣服飲食燕樂莫非以天理  
而為之制度故人皆習其事安其俗而不自知其  
日遷善遠罪也後世朝廷官府以及閭巷凡百規  
制一切苟且唯人欲之取便是故習其事安其俗  
者亦日流於惡而不自知此所以世道汙下亂口  
常多雖有嚴刑峻法而不能禁人之入於罪也明

王有作當一齊正之况於官設娼樂道以淫蕩者  
乎

或曰我 莊憲大王朝有罷官妓之議人皆謂許  
稠剛嚴必力主之問於稠則不可口官物取之無  
妨若罷此則年少朝官客於外者必有作奸冒奪  
陷於罪者於是其議乃止許稠名相也必有所見  
矣曰人之情欲縱之則愈熾吾聞以禮制心未聞  
導欲止慾也人欲之起皆由於視聽所以古人必  
尊其瞻視而放淫聲遠邪色也今也畜淫濁一聞  
使容之來必令冶容姿嫵衣裳而待之及其來也

則行酒以侑之執樂以挑之稱之曰房妓而公然  
 昵寢彼為使客者亦曰官物取之無妨而不以為  
 嫌因以牽情溺欲害政事傷風教而喪失其本心  
 者不可勝數夫有此而不為所奪者上也不可入  
 人而責之無此而安焉無夫者人人皆能至若不  
 勝其欲而奪民妻女陷於罪戾者至下之人也本  
 無足論國家立制而不務明禮法正人心而唯為  
 至下之人預設其具以濟其私欲者此豈理也哉  
 苟如其說也則好貨亦人欲之所不能無者恐人  
 之陷於罪而預為非義之貨無妨之制以待之乎

今夫奉使官所者則雖名士大夫多未免於流連  
 而私客鄉閭者則雖庸下之流未聞以久吝而犯  
 奸者勢使然也以此見之矧之言亦未免俗見而  
 娼妓之罷無可持疑者且以近事言之京選未罷  
 時士大夫荒亂靡靡有同於徒罷去其弊即止頃  
 年豐呈時暫聚鄉妓朝士爭妓相鬪辱者甚多其  
 得失亦可驗矣且彼亦人也上之人既不能教以  
 人倫而編籍為妓使不得有定夫欲有定夫則輒  
 罪之是何等規制乎

大明法官員及官人子弟並不得迎娼女我國  
 中廟朝已卯年間嘗罷之及聖祖得志復設

一迎詔時罷假山優戲

按假山優戲本出胡俗不經之甚大違祗承詔勅之禮且招集八方優人數千餘累月留京其破民家產蕩人心目者其為害亦甚非細宜一切罷之

或謂此雖戲備不經之甚用於迎詔矣擅罷非便此是我國因襲舊陋而未改而中朝典令所

有其器否非中朝所當知然若謂擅罷非便則備陳其由通咨而罷之

○官員所供京官皆白家供

自京官率赴居公衙亦

一各邑使客支供皆定器皿數凡使臣奉命至諸府

一凡外方宴使客必以禮奠無流連之宴

凡使臣奉命至諸府與竣事迴還及赴京聘隣國使出境與還至境上皆設禮宴其他過行邑則勿許開宴○其饌品器數亦

有定式二品以上十三器三品以下十一器

進酒五酌或七酌唯大賓大饗有九酌

靜菴告于 中宗曰廢朝時士大夫肆意耽樂

風流奢靡而社稷幾危遊樂之害事於此可見

今之有識者亦為習俗所移指儉約為蕭條以

宴遊豐侈為太平氣象一言喪邦其此之謂歟

趙重峯奉使中國而還上疏於 宣祖曰臣竊

見中原之人無不節用官員家供止以數器有

從私家所食尤尚儉素宴飲之際酌以小鍾限  
其行數不敢踰節亂性荒廢厥事所以公私咸  
裕庶政不墜我國之俗專以豐饌崇飲為務財  
盡而不知憂民窮而不知恤上命而不知從以  
暴殄天物斲傷國本者固有紀極內司庶官雖  
行家供而豪奢之輩盛備饌品貧弱之士羞不  
能及里巷之間不計遠慮而糜費尤甚此何等  
風俗而不思改之乎外方列邑雖有限品定器  
之教專不奉行間有欲遵者而經行使臣視其  
饌品之豐約以定其人之賢否故名為有識者

方且屈而從俗無知守令又何足責是以君無  
故不殺牛而營吏趨從亦必屠牛以饗之大夫  
乃得三飯而七歲衙兒或具多品至如詔使之  
來大邑間設九爵之宴而私行無賴者亦皆張  
造設樂窮宵酣飲彼酒與葷非天墮而地湧也  
輪定邑吏為肉禮房月給三牛之價而官員所  
食者或至十牛輪定官婢為酒毋月給三石之  
米而官員所飲者幾至二十石以至客舍將校  
困於燈席園頭官奴困於菜果賣田徵族侵索  
村氓而猶不能支則裂衣為囊相率而逃中原

度官一鷄一魚不敢橫斂于民間而我國為官者以養口腹之故害及祖宗之赤子者不知其幾千萬則可不君臣相誓汲汲乎菲食而正供也哉而况遠方將士尤多崇飲棄鎮越境浮觴連日不惟割剝殘卒之為可慮賊乘其虛則誰復防守嗚呼中原之地酒裕猶少而我國之人崇飲天死者不可勝記彼雖以欲敗身在聖主濟世壽域之心實所矜憫而禍源不可不防也臣謹具小鍾子十枚以進伏願聖上法皇祖之禁林體光廟之戒酒二以垂樣于京

中八以垂樣于各道使其傲為白鍾於大賓大祀鄉飲鄉射之際一從華禮刻定爵數俾勿縱醉其他非時非禮之宴及與私行飲過三酌者一依酒誥之法則庶無糜財病民妨政廢事之禡矣

○衣冠之制宜一遵華制

衣冠制度當一遵華制遵華制者蓋為得入文之宜法象之正也今中國有失者則亦當考究古制也

去笠代以冠巾

公服者公服之裡必貼裡廣帶舊公服裡若著貼裡服也時或疊鼓疊鐘則百官即列信地脫公服則不待更著而便是戎服也蓋安不忘危之意也今則此

制亦廢矣。○今按公服裡著深衣尤好。

婦人服去足頭里代以釵子

官吏服外方一同京吏

趙重峯奉使中國而還上疏於宣祖曰臣竊

見中朝衣冠之制幪頭軟脚名曰鴈翅其制身

橫掃之而曲處向上右若舉翮奮迅之象故又名展翅紅袍青袍襍積一

知道袍而不如團領其他常服自上達下不尚

浮大而距地寸數如一竊考洪武所定之規文

官之衣距地一寸武官之衣距地五寸袖潤俱

一天袂口文則九寸而武僅容出拳穿衣撒直

領其制前如貼裡後如直今雖文武同制而整

齊端嚴儒巾或曰民字巾形其制或竹結而累

以緇布或糊紙為之而着絳雖常着而行于烟

雨之道不如我國士巾之遇露輒垂舉人之在

監者及武學生之叅禮于西庭者俱服儒巾黑

團領其他學生中外俱服襴衫王色而綠以青

東士之所謂青衿者與此大異宦者之中竹結

布裹形如帽子有職者有簷帽自頂後上起高於

無職者止着帽子但以布自前裹之垂其餘于

頂後所服之衣或穿貼裡或穿衣撒直領前如

直領帶用細條兒雖侍立于榻前者止服此衣  
祿薄之宦亦所易備文武庶官皆佩牙牌以記  
職名而俱黑其綬宦者則赤以別之遼東廣寧  
雖是遠郡而任事掾吏巾如書吏而稍高俱服  
團領蓋守令冠帶聽事則吏不敢不服其服而  
我國外邑之吏俱無禮服甚不如人形平壤義  
州等處吏服尚同各司之吏他邑若今依此改  
之則雖刀筆之賤儼俱禮服而庶無昨僻之習  
矣男童不編其髮十五以下則剪而垂之十五  
以上則總於頂後俱戴帽子卿士庶人之子俱

二十然後乃冠女子既嫁者束髮于頂而加以  
鬢髻兵制北人結以鉄絲南人用竹為之俱累  
以絹又捲絹為首帕名曰釵子冬日則或以毛  
皮為之名曰煖額白額繞髻結于頂婦人因事  
出外則飾釵子以文絹或加皮金新婦親迎之  
際亦止戴此而已或施七寶粧嚴俗所謂花冠  
也昔子之袖甚濶而無長衣其長裙不施趨短  
而不務豐飾其衣冠靚粧而猶有儉約之俗如  
此臣路見向化達子我國童男及女人斂髮之  
容不幸而近之是雖習俗流傳之久而於聖

上一變至道之機若入因循則異時華史謂朝鮮  
為冠帶之國乎竊聞卿士之家欲倣此以斂其  
男女之髮而無上命故未敢也若令士夫先行  
而民以漸改則庶乎變夏之不難矣腦包即我  
國之所謂耳掩也其制雖小而便於常着女人  
則惟老病者服之而其制尤小易備我國耳掩  
好尚侈大常民猶用兩具之皮女人毛冠幾用  
三具其大者幾用五具以故皮價甚高貧而老  
病者不得着若今依此改之一禁侈大之習則  
皮價不湧而徧及老病之人矣中原雖有笠削

而人不能備其出入之際文官著忠靜冠武官  
着毛帽而有簷儒用儒巾或着方巾吏用吏巾  
常人皆着帽子而東方之人不論貴賤通戴笠  
子虛費重價若從華俗使吏士常着其中庶人  
止戴帽子則隨土所產或染苧布或染麻布而為之不必用毛段窮人庶  
無費價買笠之患矣中原之制不惟簡約易備  
而如今天下同文之日如雲南貴州距京師萬  
餘里曾是椎髻侏離之域大小男女一遵華制  
况我箕邦距京師不滿四千實與五服諸侯無  
異而衣冠多有可羞者臣謹具圖樣以進請以



此下于工曹頒于八道使之改作悉從華制

深衣依韓氏說

韓久菴深衣圖說曰深衣之制禮記本篇及王藻所載明白簡切本無難曉而註疏諸家曲生意見紛紜穿鑿遂使經文本義爲所掩蓋朱子晚年所服與家禮不同必有定說而今其遺書未見明證僅出於門人蔡楊氏之說而當時猶恨不得聞其詳但知一掃疏家之謬不知並與註家而掃之掃去一重又有一重其不得經文本義則一也愚嘗出於僭妄每讀經書不用一

字訓誥參錯其間直將白本平心玩索積有年紀庶幾或得作者之意一朝似見字義爲法皆爲恰當移易不得既而反以求之入身上宜穿着便起居可用於古而亦可用於今噫聖人制作在易而求諸難有如此夫抱經尚友恨不得與蔡揚諸先達上下論辨而獻疑於朱夫子也至於喪服領袖先儒已有成說雖不敢忘爲容喙而以深衣之制推之亦不能無惑如或好禮君子因此起疑以爲紉繹之端則其於復古之制豈勝幸甚○續衽鉤邊○續連也儀禮喪服

篇曰袂屬幅續與屬古字通用袷衣前兩襟也  
古衣皆為上衣下裳裳從一邊圍腰前面而已  
不分開矣別用一幅布交解裁之上尖下廣分  
綴於衣之兩襟左掩其右俾充分開古人所謂  
右袷數袷皆指此而言也惟深衣衣與裳  
連綴自領下至裳末一面分開不用別幅為袷  
只兩襟對下纔相連續故云續袷兩袷既不得  
交掩則須用結紐剖叶左右交鈎然後可無分  
開之患故又云鈎邊今之箕排領領卽其遺制  
也王藻云袷當旁旁卽布幅邊旁也鄭氏錯認

旁為人身兩旁故說袷字不去強解凡裳幅交  
解處皆謂之袷也袷本衣襟交接之名故凡兩  
物連接借以為喻則固有之擅弓曰袷每束一  
釋之者以小要<sub>鐵</sub>連合棺與蓋之際故各為袷  
是也何嘗直以裳幅為袷乎且衣裳連綴則裳  
之兩邊皆在前面左右縫合更不須言也既曰  
續袷又曰鈎邊何其文義之重疊煩複別為致  
詳於不必詳之地耶吾恐其或不然也鄭註既  
誤釋經文而疏家又誤釋註文愈往愈失至以  
無用之剩幅左右交垂不有蔡揚諸公推求朱

子之意而改正之則後世幾不免服妖而獨惜  
其得註意而不得經意猶為備壁之說也○曲  
袷 袷領緣也衣領兩邊當頤領處裁割取方  
如今喪服前潤中之制以安頤而以二寸皂翁  
純其邊故云曲袷經曰曲袷如矩以應方鄭氏  
云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疏云方領似今擁  
咽司馬溫公曰方領如今上領衣但方裁之不  
出胡服須用結紐云云鄭氏所謂小兒衣領今  
尚有之與司馬公所謂上領衣相似疏家所證  
擁咽雖未詳其制以文義見之亦不過擁護咽

項如上領衣也隋煬帝遊幸頭數百官取其簡  
便服之漢時未有故鄭以小兒領喻之其實一  
也然則司馬氏以前方領之制不專失但鄭  
氏既誤釋續袷而又欲以兩襟交掩故其領亦  
疑其向上統項也若知兩襟對下布旁相當為  
續袷則兩領割處左右交合即成曲袷雖欲引  
而上向亦不可得也經曰抱方負繩繩在背而  
方在前不亦皎然明甚乎蓋為方領則不得不  
為續袷為續袷則不得不為鈞邊雖為三事而  
實相因也朱子曰兩襟交掩袷在腋下則兩領

之會自方若不用別幅為社必欲牽引兩襟至  
於腋下將不勝其拘攣便身之服恐不如此而  
雖強今交掩亦未見曲袷如笄之狀矣然則裁  
割方領其不著尺寸何也曰人身肥瘠不同但  
今濶狹隨宜不必拘也且玉藻曰深衣三袷諸  
家皆以腰縫之圍釋之竊詳其文義若云深衣  
腰三袷則誠如諸家之說今只云深衣三袷而  
指為腰圍豈非抗捏乎恐其不然也愚意以為  
袖口曰袷左右袖既有袷兩袖中間又有方領  
如袖口故云三袷蓋欲以明深衣之為方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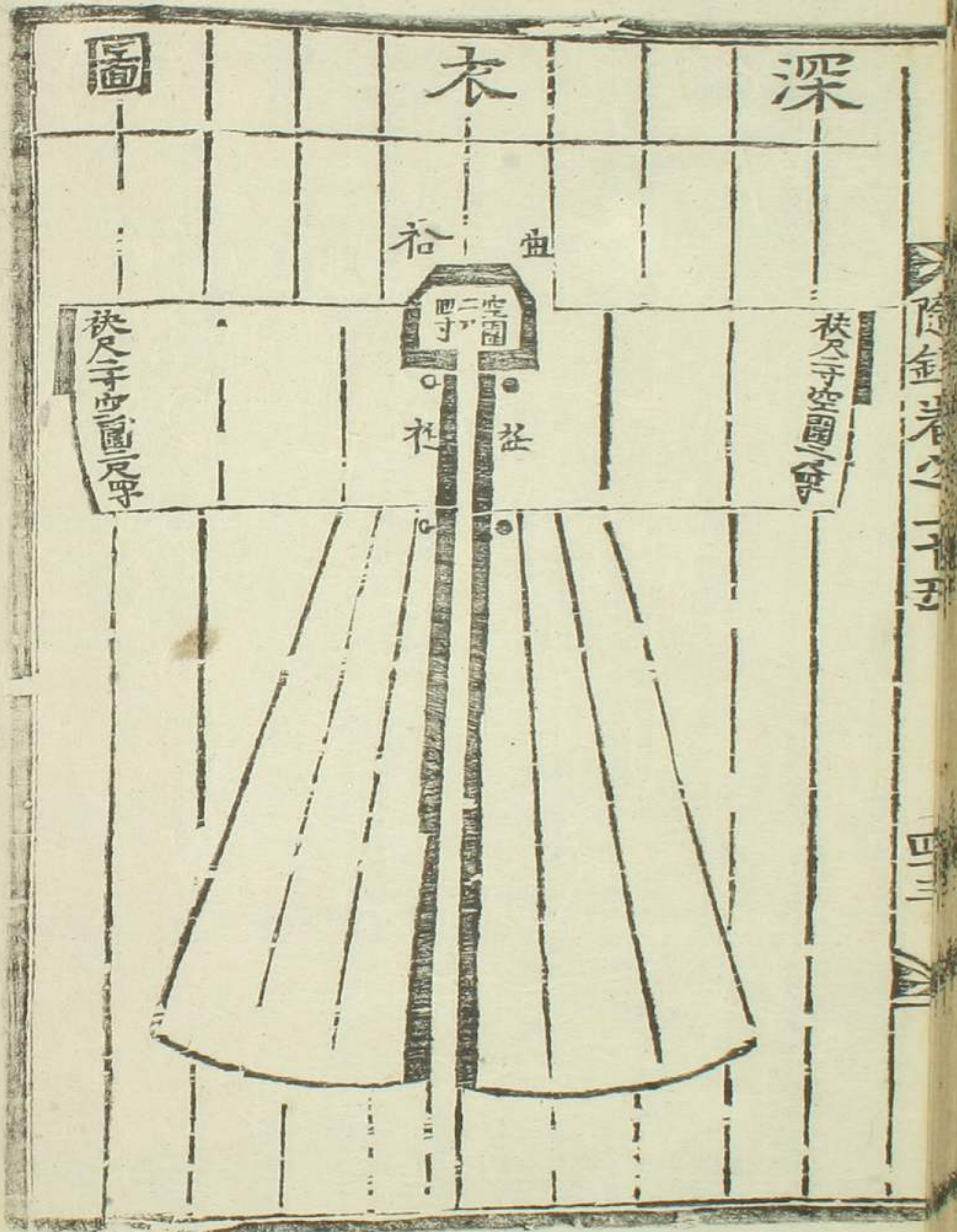
經曰袷尺二寸則其空圍實二尺四寸也今方  
領空圍亦二尺四寸則足以安中人之項而正  
如袖口之有袷然則其尺寸亦不為無所據矣  
曰鈎邊之結紐當用幾箇子耶曰於經無所考  
此必有其制而今缺不得矣但儀禮士衣禮殺  
冒之制君綴旁七大夫五士三殺冒雖與深衣  
為異物而鈎邊與綴旁其用正相似且古人於  
貴賤等級之數必致其詳以此為准恐為無於  
禮者之禮也○袷 袷袖口也檀弓曰鹿裘橫  
為長為袷為袷袷之可也詩曰羔裘豹袷疏云

袂是袖口大者袪是袖頭小稱經曰純袂緣純  
邊各廣寸半於袂必著緣字然則袂口外別有  
緣寸半以爲袪而以皂箱純其上似非純卽爲  
袪也○純 袂衣裳邊經無表裡皆純之文恐  
或只純其外也惟曲袷說文云衣無絮爲袷卽  
袂字之義似當皂箱四寸夾縫爲二寸且不云  
純而云袷則似當布外別綴如今上領故亦云  
曲領也或云袷交領也兩領以交而合故謂之  
袷末知孰是○負繩 衣之背縫及裳之中縫  
上下相接故云負繩也○大帶 玉藻天子諸

侯大夫士居士身子之帶皆不同而其曰凡帶  
有絳無箴功絳說文云索也爾雅云以竹爲索  
所以維持舟者蓋編索爲著以帛褶起不令貼  
屈如今品帶之質不用箴線爲功也又曰諸侯  
索帶終紕大夫索帶紕垂士練帶絳下紕然則  
以帶邊所飾爲貴賤之等諸侯紕終其帶大夫  
不紕其腰紕其垂紳士則惟絳下爲紕以此見  
之帶之有絳亦不竟帶而未詳其制又曰大夫  
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緣大夫玄華士緇紕二寸  
再緣四寸然則惟大夫之大帶爲四寸士及君

大夫雜帶皆以二寸并繚之為四寸未知深衣之帶為大帶為雜帶也或者謂冕服之帶為大帶燕服之帶為雜帶士賤無冕服故無大帶則深衣之帶亦恐以二寸并繚為是也曰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帶之左右屈而為紐仍合并其紐用紐約之令不解也組紉三寸其博也此則恐指大夫以上大帶所用之組而言也若大夫雜帶及士帶則本二寸豈組博反廣於帶乎恐以次而差細也曰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又引子游之言以為三分帶下為紉

居二馬紳為緝為結為三齊然則紉長下與裳齊亦未知何所據也



○言語即華文官凡言文官在五品以下每歲十二

月會承文院講漢語書二或吏文五分以上賞加一資

不通者降一資武職外官則否無故不參者罷職

故官員各稱一員合生試講

一四學及各州縣學每三朔一講漢語其內舍陞試

時本經外必講漢語書二陞營學及大學內外舍及陞

朝同漢語今所用老乞大朴通事等書皆俚俗馳

數凡閑人事無害於義者徐編集如朴通事調

一卷書又以五倫全備記可也○又二書之外并與

四聲通解正音指南雅語指南等書京及各道營學

校印諸司及各邑學校皆印也

校印諸司及各邑學校皆印也

校印諸司及各邑學校皆印也

校印諸司及各邑學校皆印也

校印諸司及各邑學校皆印也

校印諸司及各邑學校皆印也

本國言語文字既為二途東方諺文亦政事經學

以及事物名數多礙滯難通至於事大之際國

家機務徒憑舌人是豈小事哉夫人聲之輕重遲

疾風氣所拘固有不同者東方之音輕然中國之

地四方之人亦奚必均齊哉唯其同其音而一其

語語之而無不通是則天下之人無有所異也昔

我一莊憲大王一新百度有意於是既設承文院

令文官始出身者必習漢語吏文又撰四聲通攷

以下其音又今凡百名物皆稱以漢語至今尚有

傳習者每官府開坐吏轉唱日禁鄉談則府中上

制雖廢而尚有傳習之可見者如當直日當直

的日頭日頭日頭日頭日頭日頭日頭日頭日頭

的日頭日頭日頭日頭日頭日頭日頭日頭日頭

的日頭日頭日頭日頭日頭日頭日頭日頭日頭

的日頭日頭日頭日頭日頭日頭日頭日頭日頭

的日頭日頭日頭日頭日頭日頭日頭日頭日頭

的日頭日頭日頭日頭日頭日頭日頭日頭日頭

的日頭日頭日頭日頭日頭日頭日頭日頭日頭

之勢不能漸變而終至還廢今則文官之通漢語

者絕無矣如欲追先王之志而變夷為夏即民

間言語縱難一變凡諸文字皆從華音士子所習

經書諺解一以洪武譯音即洪武正韻翻譯使之講誦如

此則言語雖異字音則同也如此則其於言如未

能然則京外學校之士必使本經外依上式講習



漢語稍待能通然後陞次而凡在五品以下官皆  
今歲一試講以升降其資可也如院諸官但今出  
身者習之也

○度量衡工曹製造以頒諸司諸道諸邑審究法原

須諸司又須諸道諸邑令各歲在官府而依式精造

烙印行用凡造度量衡皆刻其年月官司號○度之

制十釐為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量之

制十釐為十分為斤十斤為石十石為百斤十百斤為千

十六兩為斤十斤為石十石為百斤十百斤為千

一私處所造每春分秋分京府各邑平校烙印

一每觀察使巡到必納各邑所用度量衡校驗其有  
不如式者罰之

按古今以十斗為斛即而本國以十五斗為斛是  
乃襲謬因苟而然失美數之紀垂度量之用宜釐

改之以十斗為斛或十斗為本國如此是亦不然果令

斗小則當改其末也夫天地之數生於一而成於十

本而欲齊其末也夫天地之數生於一而成於十

斗十者數之極也是以積寸為尺積尺為丈積丈為

斛今中國斗大而易而十斗為斛十斗為斛古今不

易之制也苟不可易而十斗為斛十斗為斛古今不

於事夫如是故今斛擬之於零而難用其紀准之於

法則遠其度以之會計則奇零而難用其紀准之於

者則過重而難運是豈可以仍循苟且而終亦未必

者乎且本國斗小未必為失而中國大斗亦未必

續錄卷之三十五

四十五

是古斗雖不可見按魏李悝之言曰百畝之田平  
 歲收粟百五十石大熟則四倍收六百石下熟自  
 倍收三百石又漢諸葛亮一石半云則粟一石半為粟  
 米七斗矣又漢諸葛亮一石半云則粟一石半為粟  
 馬懿以為食小事願以此等說推之則今本國斗  
 與古斗不相遠而中國斗失於太也今中國斗  
 僅過於本國斗而此則稱唐斗又有小斗較唐斗  
 僅半者謂之周斗云大抵量之大小則定律管而  
 求聲氣之應然後可以得其正矣而  
 至於十斗為斛則乃不易之定法也

晉武帝時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  
 以古為正潘岳以為習用已久不宜復改摯虞論  
 之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  
 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筭數之紀依律  
 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

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  
 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  
 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  
 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  
 不合史官用之曆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  
 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絃闕而不  
 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  
 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  
 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  
 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小而

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宜如尚書所奏

一制嘉量置於闕庭以為永世之式嘉量合法則度衡亦可考矣○

於闕庭一畔別造屋如今碑閣以儲之

按舜之巡狩同律度量衡而孔子論武王反商之政而曰謹權量四方之政行焉又夏書云關石和臼王府則有而周量刻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國

永啓厥後茲器維則蓋聖人既一天下之長短大小輕重之式使凡造作出納交易之者咸有則焉而奸偽無所容天下均平率歸其極而又慮歲久而或差也故設關石於王府造嘉量而垂法以為後世取準之地聖人之意至矣下逮秦時商君亦能一衡石丈尺雖其所謂衡石丈尺或非先王之舊者而猶知沿而行之也至於後世則鮮或舉之矣無惟夫國政不平民偽日滋萬事紊亂莫知其紀也明王有作宜講究法原真得其正然後鑄為其式頒行四方又依古法作為嘉量置之王宮以

為後式可也

周禮臬氏為量改煎金錫則不耗鄭玄曰消凍之

不耗然後權之權謂稱分也權之然後準之準故書或

春云當為水金器有孔者水八孔中則當重也量之以為黼深尺內方尺

而圜其外其實一黼以其容為之名也四升曰豆

四升也黼十則鍾其鬻一寸其實一豆其底深也

耳三寸其實一升耳在旁也重一石十斤其聲中黃

鍾之宮絜而不稅得而不租其銘曰時文思索允

臻其極時是允信也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嘉量

既成以觀四國使觀示四方永啓厥後茲器維則

又長啓道其子孫使法則此器長用之○王昭禹

曰量之為器內方而外圓則天地之象也其鬻一

寸其耳三寸則中黃鍾則律呂之法寓焉夫黃

鍾為律之本而宮為五聲之綱量之所制其本起

於黃鍾之倫其成也聲又復中於黃鍾之宮豈非

以天下之法於此乎出而五則之法於此乎成豈

非特此也宮於此乎行為士於五則之法於此乎

法則之主且以正信於天下也○鄭敬仲曰量之

為物其粗則寓於規矩法度之末而其妙極於天

下之精微蓋出於時文之思索而歸之

大中至正之道民所取中而此者也

漢志五度之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

寸尺丈存焉唯引引十丈則用竹長十丈高一分廣

六分五量之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庇焉不

慶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合其

量

量

狀似爵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之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為引者事之宜也蓋引難以收藏故用竹篋為之為宜也○丘濬曰班志於度量二者皆言其所以製造之質或用銅或用竹獨於權衡略焉乃於下文總律度量衡用銅者意者權衡亦用銅歟後世於度量二者用木為之器非若度量雖有長短大小之不同而各自為用惟權之一器則兼衡與準而參用之所以為之者亦各不同準必以繩權必以銅而衡則以木若銅為之也後世一惟用木耳

○凡製造之麤惡不如法者及濫巧過度者禁之

月令曰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合鐵皮革筋角齒羽箭翰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濫巧以蕩上心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同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方懿曰工因乎巧則為濫矣以其濫故足以蕩上心焉此仲春孟冬皆言毋或作為濫巧以蕩上心前則因其作而戒之後則因其成而又戒之

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兵車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

姦色亂正色不鬻於市

按先王之世百工餽廩稱事凡為工匠者皆有定業而得食於其事又從而不如法之禁此所以器血絲布之類無麁惡不可用服用玩好之類無淫巧蕩心之物也我國法制不明而以力為制工匠未有定稅而隨聞勸使不酬其直古者工匠歲稅有常數常稅之外更無橫侵凡為公役皆償其直故能者獲厚而各勸於技本國工匠未聞有常稅而官府但隨名提致威力役使不給其直風俗如此故有勞者亦因假官令名之曰行能者每被苦役而不能者安逸無下提致役之能者每被苦役而不能者安逸無害故百工製造無一不麁非人才智爾殊也法

教使然也四民得所勸戒有法四制既行而四民得所矣工商有定稅而無橫侵官工有常廩而考其功上下其食則勸戒有法矣

後宜令有司以時發禁市上凡麁造不堅緻不如法淫巧過度足以蕩人心者皆罰之可也事若不使人知禁而防之於未然因以成器則難可變今之麁布亦其一也夫然後知先王之世此乃所以正人心興事功同天下保風俗之一道也

又按李觀曰理財之道去偽為先民之詐偽盡其常情矧茲市井飾行憊慝何所不至我姦偽惡物而可雜亂欺人以取利則人競趨之矣豈

惟愚民見欺使人妨日廢業以作無用之物入  
 廢業則本不奪矣物無用則國不實矣下去本  
 而上失實禍自此始也丘濬曰市肆所陳雖工  
 商之事然風俗之奢儉人情之華實國用之盈  
 縮皆由於斯此二言者皆深有所見提放教之  
 要者不可不念也

○凡家舍貴賤皆有其制 法典大君六十間 王太子  
 親文武官二品以上四十間 三公主五十三間 翁主及宗  
 以下及有蔭子孫二十間 庶人十間 或五間 凡私家  
 毋得用花抄草批而墮此數不在○故家  
 地步數見田制篇度地 漢民 冬官所當掌  
 按家舍傳子孫公卿之子不必為公卿而所傳田

家不可令即損撤若新造家者則必須依今無逾也

○道路橋梁工曹本府考察修治都城內路 大路廣  
 步中 路十八步 小路九步 凡路兩傍皆有溝渠大溝  
 溝廣二步 小路一步 溝數不入道下皆依此道 路溝  
 渠分授各里長不得侵外方邑城內路 大路十八步  
 占掘取或投污穢之物 路六及凡道路九步 小路  
 路六及凡道路九步 小路九步 諸道之鄉村連六步 村路  
 步 廣路 皆有其制 凡官路每十里立小埃三十里立大  
 埃 其徑 埃地 埃名 某南 西此 同 里

或曰道路寬廣若是何也曰京中之路不但開列  
 市廛通行軒騎民庶之繁 法駕舉動時隊衛百

官不如是不能以整列而行外方郡邑雖非京比亦必容市廛人民之衆及凡道路常時必容行旅車馬之通軍事亦有師旅之行故也今京內道路則既寬且平無可改修至於郡邑率多苟且者又間有當新築城池合縣新設處其舊邑宿路雖不可猝然盡改若新築新設處則街衢道路預爲經度分畫使民知避田野之際作頃時亦必預畫使民無犯徐待民力有餘以漸治之蓋今俗不知用車故其治道也例是苟簡任其狹仄俟民業有定出力平治使皆用車可也苟一番整治則後無別

段費力不過年例修補而已

按古者都邑前朝後

地不形於街道兩傍而稍遠王官府使得內朝外開廛於街道兩傍而稍遠王官府使得內朝外市可也○市廛本開城邑者今法制未備郡邑無市廛而散出場市於遠外空荒之處其害非細城邑之路依此展治俟後人民完廛則宜使旁開市廛如制也

一凡橋梁以漸作石橋

按道路橋梁亦王政之所必理者也今我國橋梁之作公家不與知而必待僧徒私自勸募爲之其政廢俗弊也如此四民定業然後待力有餘暇其可造成處以漸成之可也量出財儲以國儲稟依式調役凡一歲用民力有常數○若或雇役募人



以役凡工正以石為橋永使牢固今土木之橋  
輦以輸物令民間亦置田車以便輸載其險阻處亦不必用  
每歲勞費必作石橋然柱橋不如虹橋之完牢作  
虹橋尤好

○凡諸司諸邑諸營鎮諸驛並置大車便車曲車杠  
輦以輸物令民間亦置田車以便輸載其險阻處亦不必用  
按舟車之利大矣陸地所用莫如車我國雖土地  
不平其平夷可以用車處亦多而俗室不知用宜  
令自官始之使民興行也今村間道路任其狹仄不加平治者亦是不用  
故車之

○歲冰京及各邑依今例外各鎮各驛即察訪道皆許嚴

冰補邊漁戶及站店鋪

按今例各邑外不得嚴冰宜令鎮驛站店皆得嚴  
冰使為官者遍及而庶民疾病行旅暑渴者亦得  
以波及焉

禁僧尼○凡僧徒不得受田田制行則自如此○轉  
徒有田凡今僧徒田受民告官耕食三年內主僧不  
還俗為民則今冰草已葉○又今或有寺位田者此  
則尤當革  
罷以給

今僧徒游手游食寔繁有徒居處器用僭擬王  
宮平民逃賦相率以八由是異說昌熾人心蔽  
錮民小財耗國不為國為政者悉使返之南亩

而後可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蕃萬民而裕邦國矣

一行諭國內僧徒令皆還俗今僧尼還復為人謂之

者復其身三年乃屬相當職役或為軍士或為工匠

皆依其願入屬其能文可任事者擇屬吏任若或士

入學經書願其不還俗者徵贖布定其期限內不

考各道各邑計數准給其郡某寺年額父名從贖

或曰近來諸山城有守直寺使僧居之除雜役此

布政事極苛且殊與禁本意相反蓋山城本不

設為山城者皆當嚴罷者也其說已在兵部議

一凡寺剝營造者主者杖一百沒入其貨物許印給

勸錄文者同罪凡空寺材瓦徹以補公廨之用

一自今以後謂立法令民不得出家為僧凡為僧者

沒為奴限其身為官奴或驛奴許入紉與子為僧

徒身者與者受者俱杖八十邊遠充軍

一凡有公家大小役役以僧徒借徒未盡還之前則

一凡寺剝鐘鼓皆屬公尺以上悉屬公大者則懸於

以僧徒一歲無過二

十日皆給料如常式

五十五

城門以警晨昏數多則合鑄為六鍾而懸之若本邑  
已有馬隣邑輸之其餘則悉以為鑄錢之用不有禁  
備軍器等物及畜養  
以馬者皆治罪屬公

或曰舊例度帖丁布亦二十匹今此贖布定以二  
三十匹以深不懲革之意如何曰凡事太重則反  
有所不行慶今寺刹遍滿山谷縮髮相半於平民  
如是者幾百年矣且國家失政民不勝其役故不  
得已逃於彼者多本之則非其罪也宜先明教化  
輕賦役令君子知道小人樂業如此而又為之制  
便知禁戒則彼豈肯違天性恃人倫冒法禁而為  
僧也哉法行既久彼將自息不患作法之不意准

患持法之不久也

唐高祖時傅奕上疏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  
三塗六道嚇愚欺庸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至  
有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偷免且生  
死壽夭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人主今其徒矯  
托皆云由佛攘天理竊主權其為害故良可悲矣  
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  
帝始立胡祠然唯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  
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石符亂華乃弛厥禁主庸  
臣佞故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為戒今

天下僧尼數盈十萬刻繪泥像以惑黎庶國家安  
有不亡者乎陛下以十萬之衆自相夫婦十年滋  
產十年教訓兵農兩足利可勝既耶昔高齊章句  
子他言僧尼塔廟外見毀宰臣內見疾妃媼陽忌  
陰謗卒以讒死周武帝入齊封寵其墓臣竊賢之

太宗嘗問奕曰卿拒佛法奈何奕曰佛西胡黠人  
爾欺誅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熾兒幻夫模象  
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  
而無補百姓也帝善之

○巫覡淫祀亦嚴禁犯者每至家答三十一覡罰布二十

或罰布四疋○巫覡凡有病人救療事則役之救  
有或縫工役等事則使之執役其願納巫覡之救  
不復為巫者聽其里人為保並坐保者則免其罪  
不改其習治以全家之律並坐保者則免其罪

隋錄卷之二十五

隋錄卷之二十五

五十六

隨錄卷之二十六目錄

續篇下

奴隸

奴隸攷說

籍田

籍田攷說

養老

養老攷說

隨錄卷之二十六目錄

Table with multiple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listing the contents of the volume.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隨錄卷之二十六

續篇下

奴隸

凡奴婢從母役之法畫一均用今法分利奴婢從母

則又為從父是法不畫一而准賤之從矣宜畫

定其法使有歸一奴娶良女所生亦從其母

按賤者婢謂之公私人從母之法始於高麗靖宗時

知母而不知父禽獸之道也人類而處以禽獸豈

法也哉然原其非法之所自則國俗之使賤人多

驅勒無容無異牛馬雞犬既使之如此而欲從父

則奸亂之訟不勝其煩故不得已如是耳然則非

隨錄卷之二十六

從母法之非乃奴婢法之非也即奴婢以世之法至於後

世則仍其從母而母若良女則又使從父為賤是

法不為法而唯驅人入賤矣非法之中又非法矣

各司各邑奴立役者皆給廩料立役者皆有常廩其數見祿制京各司

立以役者數小則勿如今選上輪奴立役者數小則勿如今選上輪

其不立役者身貢夫土物所獻謂之貢人身無有所謂貢者而本國奴婢外居者納身

之價謂奴綿布二疋婢一疋皆納司贍寺凡京外

外奴婢則本司本官不得其為束伍軍者免貢束

全免其貢但夫及收子雜色軍並司女三口以二貢

以下及其六十以上者篤疾廢疾者當今免其貢而

役者免其貢役○如入束伍者當今免其貢而

奴婢未罷之前勢有所難行宜令減如一疋可也

各司奴婢過數者即立役許移給他司之不足處及

賜牌許移其外居奴若本邑不足則各邑則許移給旁邑

之不足處同

公私奴為束伍軍者試才累度居魁則特許免賤私

價則公給其代或給此條詳見兵制

今之京各司多無見存奴婢乃奴婢之役上番軍

士及貢物主人代為之宜今典僕居在本司下依

例立役○外方各營各邑及鄉校各驛奴婢皆令

居於本營邑驛底其久徙不便刷還者移錄於所

居邑若有私自收貢或放役收價者官員論罪依

放軍叔布律可絕此弊後

宣祖朝粟谷啓言公賤選工之苦曰選上本意  
非欲出綿布也京名之曰選上倉殘公賤以  
在公賤輪立京役名之曰選上倉殘公賤以  
糧羈留侵苦萬端有所不堪始以綿布償役今  
則口徵綿布而已無一人來役者矣民生日困  
戶口日耗公賤亦氏也豈能獨完輾轉流亡不  
能生息而一償選上之役則其免敗家者鮮矣  
二在納貢一年選上之役三年必一敗家而公  
賤之苦極矣如以該曹吏分定不均如婢  
衆多之邑有賂則小定雖僅存數口之無賂  
則多定之邑有賂則小定雖僅存數口之無賂  
矣既患無窮臣愚以為改身役而受綿布已非  
通後之法則亦廢選上而加身役也願  
大官詳考奴婢案據其存之數每年奴貢納  
綿布二死婢貢一死半都計幾句以其五分  
司以准遞上之役綿布用不足則量宜減五分  
各

○粟谷曰當今田不改量陳荒之地未免於叔稅

釋教尚存游手之民未反於田畝從母之法不用  
於良女而良民盡化為私賤由今之道無變今之  
故雖堯舜在上亦將無以爲治矣  
趙重峯奉使中國而還上疏於 宣祖曰臣竊聞  
中國四邊之城暮布星羅不知其數而能保固無  
虞者以混天下之民士夫之外非農工則軍而農  
工所作多歸於養軍故也三國鼎峙之時不惟自

數夫如是則公賤有定貢可以預備無弊辦之  
患而貢有定簿無所刑改絕奸吏之術疏令不  
細張而民受實惠矣  
細正張而民受實惠矣  
細正張而民受實惠矣

宣祖曰臣竊聞



隨錄卷之二十六  
相侵伐而日本靺鞨迭舉入寇歲歲戰亡之卒動以萬數而能垂斃而復振者以奴婢之法不廣於世而一境之民都爲上用故也高麗以後統合三國宜乎兵衆力強無往不克而動輒敗北卒以不振者實由奴婢漸廣僧徒日滋而爲上用者寡也及乎我朝軍役最苦民不堪支有子者不許山僧則娶賤婢爲妻有女者嫁賤奴而受直冀免一族之侵况如內需之奴則特完其戶窮民之殘破者尤爭投屬目今新闢之田新立之戶則都是兩班與內奴之田戶而良民田戶則日見消縮正軍之

數不滿二十萬云雖并戶率而計之不滿四十萬矣噫此數十萬者雖或盡是精兵設如前朝之季倭船雲集於下三道圻黃之境蒙古紅巾蜂午於兩界之地則以此數十萬不能分禦也明矣况於二十萬之中實無千人之可用者乎嗚呼恬嬉之極釁孽旁成制變之具踈弱如是年前雖有奴婢太多之議而各牽於私未究其本而止臣實痛惜也

按奴婢之名本起於以罪沒入無罪而使爲奴婢古無其法也夫以罪沒入者亦不罰及後嗣况無

其罪者乎

中國古法雖以罪沒為良人雖有一免再免之限至三免則為良人雖有終身為

法蓋罰不及嗣之義也本國奴婢之法不問有罪

無罪唯按其世系而百代為之奴是以或無知賤

夫而制人死命設令賢才出於其間而亦錮為人

奴此豈理也哉未知此法何時作俑而蓋漸盛於

高麗之初三國以前雖有奴婢而唯以犯罪職盜

獲給功臣為奴婢仍使世世為奴至於本朝則

制法又驅人入賤有八無出故賤者漸多十居八

九良人漸少僅存一二今法賤人既為從母而若

賤唯驅人入賤有八無出又軍役尤苦故民有子

女嫁娶多與私賤而良民漸小矣此法不待數百

年國必無民而今之僅存一二者蓋奴非但國無

婢既主者曰彼乃吾舊奴某之子孫也奴者曰吾祖

公民盡為私有一人之訟或爭辨十年而不決婢

則主者曰彼乃吾舊奴某之子孫也奴者曰吾祖

先記真偽又難以辨故一人之訟至於百人驗問

十年持久而一奴之捉或侵擾九族而未已婢凡奴

不能決者及於萬民而其勢無已此其弊極勢窮不

得不變者也即今變通之宜當仍其從母之法均

用畫一謂良女所可也而如王政已行正百度而

洗偏陋則奴婢之法在所必罷較然矣然古者封

建采地故卿大夫不患無其養今之中國有傭役

僱工之俗故士大之家居者亦有代勞之人雖中國  
奴婢皆自賣為傭者無按系為奴之法大本國則此  
繫為人役者唯傭奴及限年傭工者云法行之已久習舊俗成大夫士皆賴此而家難可  
狎革必風俗漸變上下漸厚傭工漸興然後乃可  
罷之所謂罷者亦非卒然盡罷見在奴婢但令止  
於見在者而罷其世奴之法謂○若行  
此法則當限立法年月自今已前所生者各或曰  
令其主告官立案且歲於官非此後勿聽理  
 本國民心風俗不比中國人無為傭工者奈何曰  
 在今言之孰不以為如此哉然法變則勢變勢變  
 則俗從而變是皆溺於今而不知此者也今夫奴  
 婢人之待之也不以人道國俗待奴婢絕無恩義  
飢寒困苦以為其分而

不以血生殺有同牛馬而非奴婢則人不之役非  
 奴婢則不役於人風俗如此孰肯為傭工哉此今如  
亦往往有若上之待下既有恩義而無奴婢之世  
為傭工者若上之待下既有恩義而無奴婢之世  
 錮無奴婢之偏冤風俗如此則凡貧下不能自立  
 者皆將自求傭役矣豈患傭工之無其人哉若奴  
小則上之待下自然漸有恩義如此則民俗亦自  
度若奴婢役止其身而無世傳賤之法則非但  
自願終身為傭者矣夫趨利避害萬古天下之同  
 情豈有今異於古東方異於中國之理哉俗苟變  
 矣則人之安於彼也不啻今之習於此也今中國  
窮庸下及無能者皆求為人傭工而食其力不  
得為傭工者擇土家而為之主家亦擇人高之

工祿厚田多者雇工至其於數十百千村居之人亦  
有雇工而多寡皆隨其厚薄貧富卿大夫之家亦  
乞雖嚴衣食周足村民之多亦多與人之富不  
即今事勢則因然矣雖論以公田既行之後亦無  
所異於今何者公田之時亦探有高下之品田有  
多寡之科其有貴賤貧富則充整然有常無益  
并人得均受而大夫士外無存食之人故農者益  
衆而人常有剩矣又况天下雖無禁取而不能自  
立者自不為無入大夫士不患无代役之人矣蓋  
公田之法但令貧富隨貴賤隨賢愚而  
已其他凡百儀等之差與今例皆一耳曰是  
則誠然矣若一以恩恤而無所威制則其無上下  
無分之弊耶曰禮法明則尊卑之分自定矣是以  
律有雇工罵家長告家長之罪以至罵告家長之  
總麻親者亦皆有罪法教既如是則凌慢之患非

所慮也有恩與有分本不相悖非必無恩而後乃  
有分也今中國雇工之人其不願者則初不為之  
違慢以有國法故也法教如是而曰以成苟如是  
俗故雇工後或貴頭若值舊主必極尊之苟如是  
則賢愚皆得其分上下各獲其求上使以恩義而  
下亦有忠勤者今奴婢唯以刑法把持故為主者  
忠勤非唯賤者無冤抑之事為王者亦坐而得人  
擇人而使而無骨肉爭訟之弊無遠地推捉之弊  
無請囑借力之弊今奴婢雖有不良者難於退黜  
為不善而求黜故不能也且今奴見黜則善者皆將  
之風故雖有隣里可備之人而彼此皆不相求必  
其隣挨而後乃可現出故貴勢者不免飛簡葢差

通鑑卷之二十一

作弊八方無勢者請托又行賂借人之力往赴千豈  
 里而多有不得推投者又或有中路見害者無不  
 非至公至當之道哉均宜至公道上下左右無不  
 不便於士苟如是則天理得入情順詞訟簡故刑  
 清風俗厚禮義行而民安物阜食足兵強之效自  
 在其中矣今國貪兵削不能自振者奴婢法之故  
 壞敗者亦皆奴婢法之故也當官者鞭笞蕭庭簿  
 婢雲委揮汗疲精不暇念及於政教者大抵皆奴  
 益於天下國家之假使一亂乎此弊已法則國理家給  
 民安物阜三代之治不難致矣若夫官府僚隸  
 之任則既有定祿不待奴婢而自不患無充立之  
 人矣今各司官皆役以奴婢而自不患無積至數  
 百年外有婢且不可勝計而逃散無定或數多之虞  
 一則額至燕七八人之役而尤不勝其苦若令酌事

定人有此弊我耕  
 或曰此法世平人眾之際則似難有矣曰亂後人  
 若亂後人掃田曠之則似難有矣曰亂後人  
 多無依亦不無其人且以亂離非奴婢之餘言之  
 則地間自有貴者有賤者貴者役人而賤者役  
 於人此不易之理亦不易之勢奴婢改法之後  
 則賢夫之家與今日事亦無相殊但備役之法  
 法則賢夫之家與今日事亦無相殊但備役之法  
 勸於爭奪此其所異也此與公田貢率皆一價  
 也  
 天下之通義只是治人者役人治於人者役於  
 人而已是以使令之盛僕隸之衆惟在官者役於  
 然若夫家食者則本非所當論也但後世除罷  
 不常大夫不無無官之日故田制既置品級之  
 科風俗亦有備役之事凡上所論亦回今形勢  
 兩言耳蓋後世事異封建任官制釋亦回今形勢

如古制亦必久任而後治效可責重祿而後廉  
恥乃行至於本國則數遷輕祿尤為極弊若罷  
不奴婢左不可  
不久任重祿

今我國以奴婢為財夫人者同類豈有人以人為  
財之理古者問國之富數馬以對是雖天子諸侯  
只是為理人之任而未嘗以人為財物也今本  
國之俗則問人之富必以奴婢田地為言於此亦  
可見其法之非而俗之痼也

我國奴婢之法其事理是非本非難知而凡人則  
各蔽於目前私意皆以為難改矣若夫人君則代  
天理人國是吾國民是吾民豈可更於其間別作

奴婢以害吾民乎曰此侵及隣族流毒衆庶是自  
病其國也其為得失不待言而見矣此則欲改便  
改元無難事

奴隸攷說

周禮秋官司厲鄭玄曰犯故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

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于司兵鄭司農云任器

用兵器及所盜財物也入于司兵若今時其奴男子

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鄭司農云謂坐為盜賊而

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論語曰  
箕子為之奴罪隸之奴也玄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  
者男女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皆不為奴有

謂命士以上也亂毀齒也男八歲女七歲而毀齒

司隸掌五隸之法曰罪隸盜賊之家蠻隸閩隸夷隸

貉隸征四狄所獲者皆誅辨其物而掌其故令帥其

民而轉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為百官積任器凡囚執

人之事器物此官主為積聚之也云謂任猶用也

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煩猶辱也士喪

禮曰隸掌帥四翟狄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

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野舍王行所止舍也厲野舍例也○按周禮

此下五隸各有其屬凡四狄之隸主畜養馬牛鳥獸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按古者奴隸皆其坐盜賊没入及誅捕四夷之為

寇賊者而為之無凡人為奴之事雖坐盜寇為奴

然罰不及嗣無世世為奴之法又其役之也皆司

隸主之以役諸司之事不散屬公私諸處各自為

主也

○漢高祖五年詔民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

文帝四年免官奴婢為庶人

武帝建元元年赦吳楚七國帑輸在官者吳楚七國反時其首

事者妻子没入為官奴婢其後府庫並虛乃募民能入

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

司馬相如傳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

董仲舒言於武帝曰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  
塞燕并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然後可善治

元帝時杜延年坐官奴婢乏衣食免官時貢禹上言  
官奴婢十餘萬游戲無事稅良民以給之宜免爲庶

馬端臨曰豪家奴婢細民爲饑寒所驅而賣者也  
官奴婢有罪而沒者也民以饑寒至於棄良爲賤  
上之人不能有以賑救之乃復效豪家燕并者之

所爲設法令其八奴婢以拜爵復役是令饑寒之  
民無辜而與罪隸等也况在官者十餘萬人而復  
稅良民以養之則亦何益於事哉

○光武十三年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略爲奴婢  
者皆一切免爲庶民或依託爲人下妻欲去者悉聽  
之敢拘留者以略人法從事

○周武帝天和元年詔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爲官  
奴婢者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年七十以外者所在  
官私贖爲庶人建德元年又詔江陵所獲俘虜充官  
口者悉免爲百姓



容齋洪氏隨筆曰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士民為奴無問貴賤蓋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於金虜者帝子王孫宦門仕族之家盡沒於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為米得一斗八升用為餼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為裘此外更無一錢一帛之八男子不得緝者終歲裸體任其死生視如草芥云

○唐制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為官奴婢及逆家男女考以其年長令遠京師配嶺南為城奴一免為審戶再免為雜戶三免為良人皆巨赦有所及則免之

凡免皆曰恩言之

按唐志刑部掌俘隸簿錄給衣糧醫藥而理其詐免凡反逆相坐沒其家配官曹長役為官奴婢一免者一歲三番役再免為雜戶亦曰官戶二歲五番每番皆一月三免為良人六十以上及癡疾者為官戶七十為良人

韓愈傳袁州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傭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曰與約禁其為隸

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州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償子

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宗元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  
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  
下其法於他州

韓愈於穆宗初言於朝曰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檢  
州界內得典貼人男女作奴婢驅使者凡七百餘  
人准律計傭折直一時放免原其本末或曰水旱  
不熟或曰公私債負遂相典貼漸以成風鞭笞役  
使至死乃伏袁州至小尚有七百餘人天下諸州  
其數固當不以此令有司重舉舊章一皆放免曰  
勅長吏嚴加檢責如有隱漏必重科懲則四海蒼

生孰不感荷聖德

○宋太宗至道二年詔江南兩浙福建貧人負富人  
息錢無以償沒入男女為奴婢者限詔到並令檢勘  
還其父母敢隱匿者治罪

籍田

親耕歲孟春之月

傳記親耕雖以正月然事當以實  
正月非耕田之時二月似可

擇吉日王乘不輅親載耒耜置之車右率百官幸東  
郊躬耕籍田以供社稷宗廟山川之粢盛王妃率六  
宮之人出種蒞之種以獻于王付奉常正奉常寺官  
主籍田  
耕日王冕而青絃躬秉耒王五推五反羣臣以次耕

天子三推諸侯五推則世于七推公解九推有司  
大士大夫十二推士則郎以下十五推士  
郎奉常率其屬郎藉田所耕竟訖播種即復禮畢返  
寺官駕乃頒下州縣悉備其儀焉

籍田置於東郊田數見田制其北設觀耕臺

牛則以司僕寺牛擇備二十頭其屬項耕牛則令俾無

民弊州縣亦不發民牛以經費給直借用

耒耜及器用工曹造之不得施文彩雕飾

去酒樂酒與樂則一切禁之膳夫只以畫膳從石官亦令自備晝食而已國語雖有陳饗之文百

先農按漢以來籍田祀先農然經傳無所謂先農者

禮記月令亦曰孟春之月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註謂以上辛郊祭天也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

諸侯大夫躬耕帝籍而無祭先農之文亦無同日祭

之之文以此觀之祈穀之祭常歲有定日矣雖祭先

農亦不必與親耕同日也

又雖其日祭先農亦當去樂今山川雷雨等非宮

廟之祀者則皆不用樂此亦在郊外不用樂焉當

若設樂則當吹豳詩擊土鼓也

籍田攷說

周制天子孟春之月乃擇元辰親載耒耜置之車右

帥公卿諸侯大夫躬耕籍田千畝於南郊籍田借入力以謂

理之倡率天下使務農田春秋傳曰郊而冕而朱紘後耕遂藉人力以成歲功故謂之帝籍

躬秉耒天子三推推壤也諸侯三公冕而青紘以事

天地山川社稷先古先古先祖以為醴酪粢盛於是乎取

之敬之至也內宰詔后率六宮之人生種捋之種以獻於

王使後宮藏種而又生之使內宰後穀種黍稷種種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其屬庶人也

傳曰昔者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

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

以為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籍籍田紘冕冕之繫所

敬其事也又曰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粢盛諸侯

耕於東郊亦以共粢盛天子籍田在南郊諸侯田在

南為太陽之地故天子籍田南郊冕用朱紘者亦以

此東者小陽之地故諸侯耕於東郊冕用青紘者亦

此以

○漢文帝制曰農天下之本遂開籍田朕躬耕以給

宗廟粢盛案黍稷也盛舊儀春始親耕于籍田官祀

先農以一太牢百官皆從禮神農也五經要義云

之如壇為立籍田倉置今丞穀皆以給天地宗廟羣臣

之祀以爲梁盛景帝詔曰朕親耕爲天下先昭帝幼即位耕於鈞盾弄田鈞盾者高祖置後漢明帝永平中二月東巡耕於下邳章帝元和二年二月東巡耕於定陶三年正月北巡耕於懷縣其籍田儀正月始耕常以一日祠先農及耕於乙地晝漏上水祔納執事告祀先農已享耕日以先農於畎耕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以次耕推數如周法力田種各糧訖有司告事畢是月命郡國守皆勸人始耕

○晉武帝太始四年正月丁亥帝躬耕籍田于東郊

認曰近代以天耕籍田於穀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循千畝之制當羣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帥先天下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去官八里遠十帝御木輅以耕人牢祀先農自惠帝後禮廢矣東晉元帝將修耕籍事竟不行時朝議至尊應躬祀先農不賀循曰漢儀無躬祭之文然王祭四望則蠶見祭社稷五祀則縮見以此不爲無親祭之義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正月親耕時文學生山先立春九日司空大司農京尹儀曰已矣開詔言酌今尉度宮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畝中開阡陌立

先農於中阡西陌南御耕壇於中阡東陌北將耕宿  
青幕于耕壇之上皇后帥六宮之人出種揄之種付  
籍田令耕日太祝令以一太牢祠先農一如帝社儀  
孟春上辛後吉亥御乘耕根三蓋車駕蒼駟建青旂  
著通天冠青幘青袞藩王以下至六百石皆衣青唯  
三臺武衛不耕不改章服駕出如郊廟儀至籍田侍  
中跪奏至尊尊車臨壇大司農跪奏先農已享請皇  
帝親耕太史贊曰皇帝三推三反於是羣臣以次耕  
王公及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  
九反籍令率其屬耕竟酌酒種即擾禮畢乃班下州

縣悉備其禮焉

○後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二月親耕籍田

養老

養老禮每歲秋或人君視學乃行養老之禮於是賜

境內老人米肉八十者九十者有  
差士大夫加絮帛

視學有拜聖之節如今 謁聖時行禮儀按禮天子視學

乃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庶事  
反命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  
席位焉而疏家謂非始立學則  
不釋奠未知是否當更詳之

唐志養老禮仲秋吉辰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大  
學所司先奏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

者一人爲三老次一人爲五更五品以上致仕者  
爲國老六品以下致仕者爲庶老尚食具牢饌前  
一日尚舍設大次於學堂之後隨地之宜設三老  
五更次於南門外之西羣老又於其後皆東向文  
官於門外之東武官在羣老之西重行東西向皆  
北上又設御座於堂上東序西向莞筵藻席三老  
座於西楹之東近北南向五更座於西階上東向  
國老三人座於三老西皆不屬焉皆莞筵藻席衆  
國老座於堂下西階之西東向北上皆蒲筵緇布  
純加莞席太樂令展宮縣於庭設登歌於堂上典

儀設文武官五品以上位於縣東西六品以下在  
其南皆重行西向北上蕃客位於其南諸州使人  
位於九品之後學生分位於文武官之後設門外  
位如設次又設尊於東楹之西北向左玄酒右沽  
以置爵其日鑾駕將至先置之官就門外位學生  
俱青衿服入就位鑾駕至太學門回輅南向侍中  
跪奏請降輅降入大次文武五品以上從駕之官  
皆就門外位太樂令工人二舞八羣官客使以次  
入衽鑾駕出宮量時刻遣使迎三老五更於其次  
三老五更俱服進賢冠乘安車前後導從其國老

隨錄卷之二十六  
庶老則有司預戒之鑾駕既至太學三老五更及羣老等俱赴集羣老各服其服太常少卿贊三老五更俱出次引立於學堂南門外之西東面北上奉禮贊羣老出次立於三老五更之後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升立於學堂北戶之內當戶北面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戶殿中監進大理皇帝執大理降迎三老於門外之東西面立侍臣從立於皇帝之後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三老五更皆從三二人夾扶左右太常小卿引導敦史執筆以杖各老五更於門西東面北上奉禮引羣老隨人立於

其後太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三老五更去杖扱齊答拜皇帝揖進三老存前五更從仍杖夾扶至階皇帝揖俱就座後立皇帝西面再拜三老南面答拜皇帝又西向肅拜五更五更答肅拜俱坐三公授几九卿正履殿中監尚食奉御進珍羞及黍稷等皇帝省之遂設於三老前皇帝詣三老坐前執爵而饋乃詣酒尊所取爵侍中贊酌酒皇帝進執爵而酌尚食奉御以次進珍羞酒食於五更前國老庶老等皆坐又設酒食於前皆食皇帝即坐三老乃論典訓格言皇帝乃虛躬請受敦



史執筆錄善言善行禮畢三老以下降筵太常卿  
引皇帝從以降階逡巡立於階前三老五更出皇  
帝升立於階上三老五更出門侍中前奏禮畢皇  
帝降還六次三老五更升安車道從而還羣官及  
學生等以次出明日三老詣闕表謝

按養老禮雖不能歲常行之賜老人米肉則每

歲禮部

啓稟舉行

京府各邑皆以  
戶籍按年施行

今制有養老宴每歲季秋行宴無論貴賤七庶  
八十以上者皆赴婦人則王妃設內廳行宴是  
雖優老之意然而與古禮殊不合古養老之禮

至矣蓋天下老者固衆不可人人而饗之擇其  
有道者而天子親饗食於太學其衆老庶人則曰  
以致賜米肉以安之而已是禮也天子親執少  
者之禮隆以孝悌之道以爲天下則而民莫不  
興於孝悌孝悌之道立於天下而強不犯弱衆  
不暴寡親上死長之風成矣是故其禮重其道  
著其意深遠矣故曰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  
以禮紀之以義終之以仁一事而衆德備焉者  
也若無論衆庶聚宴于闕庭則興孝敬悌之道  
不著而徒然宴樂之而已且其爲宴也將雜者

無章難為成禮而今耄期男婦咸來赴會則亦  
有妨於老者安之之道其視古禮不啻有相懸  
者矣蓋凡古今之制其事雖或相近其所以制  
事之本固各有在而其效之歸亦自有天壤之  
判人君如有治其國家盍亦及於禮乎

養老攷說

禮記虞氏深衣而養老凡養老之服皆其時王所與  
衣而巳孔穎達二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  
更二是子孫為國死難而三養死者父祖三是養致  
他之老四是引戶校年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  
庠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也其

禮尚矣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憲法也養之為法其德

有善則記之為博史博史史也孝夏氏燕衣而養老夏

制而尚制而尚養國尤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而用饗禮東

東膠也亦太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在西郊殷人縞衣而養老縞尚白而

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而用食禮食音嗣

周制玄衣而養老玄衣素裳養國老於東膠膠之言養庶

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

貴在國或貴在郊周之小學為有虞氏之無用虞燕

夏饗殷食之禮燕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

官羅氏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春鳥是時鷹化為

鳩與春鳥變舊為新宜以養老助生氣也月令仲秋天子養耆老授几杖

行糜粥飲食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

於學達於諸侯天子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九

十使人受命謂君不親養食必以其禮致之既日八

禮使人就家致之其受君命之時須再拜不堪為

必親拜特使人代受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謂春入學釋

於學焉遂養老天子則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

東序言養老之賢者百從乞善言可行者也合

凡三五養老皆引年引年非賢者不可皆養待養國老

之禮畢即行引戶校年之令恩賜其老者焉

傳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微所以警眾也早味爽擊鼓

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興猶舉也秩中節也皆猶禮也

有司率事反命告祭畢天始

之養也樂必遠養老之慶凡大合適東序釋奠於先老

親奠之者已所有事也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

立焉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能

孝矜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用以昭適

饌省醴養老之珍具親視其遂蒞味焉退脩之以孝

養也蒞味謂以樂納之退脩之謂既反登歌清廟謂

羣老畢皆升就席也反就席乃既歌而語以成之

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語談說也歌備兩接接而

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象者

羣吏曰反養老于東序終之以仁也羣吏鄉遂之官

命諸侯時朝會在此者各反王於燕之末而

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搃于所

以教諸侯之悰也見而搃于親在舞位也三者道成

詩云方叔元老書稱無遺考老之言謂天地人也老者舊也壽也

道改更已也故三老五更皆取有道者為之鄭玄曰

更當

○後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

五更帥羣臣養于辟雍應劭漢官儀曰三老五更三

天子獨拜于屏鄧辰曰漢直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考

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為三老

次一人為五更盧植曰選三公老者為三老皆服都

紵大袍單衣皂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

如之不杖皆齋于大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

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軟輪迎送三老五更天子

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裨階天

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

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鯁在前祝體在後五

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或云周五經然否曰漢初

王莽亂法度殘缺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

拜城門校尉董鈞駁云所以養三老以教事父母之

道也若答拜是使天子答拜也譙周論曰禮尸服猶

以非親之故答于拜士見異國君亦答士拜是皆不

得視猶子也虞喜曰漢儀於門屏交禮交禮即

答拜矣中興謬從鈞議後已革之甚得禮意明日

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

○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八月詔以前司徒尉元

為三老前大鴻臚卿游明根為五更於明堂設罔老

位庶老位於階下皇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醬而

饋執爵而酌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

有差既而三老言曰自古人所崇莫重於孝順然五

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帝曰孝

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銘之朕懷五更言

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故詩云孝悌之至通於神

明光于四海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帝曰五更助三

老以言至範敷展德音當克已復禮以行采授禮畢

乃賜步輓一乘

○後周武帝保定三年四月帝將視學以太傅燕國

公于謹為三老賜延年杖遂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  
門皇帝迎拜門屏之間三老荅拜設三老席於中楹  
南向太師晉國公宇文護升階設几於席三老升席  
南面憑几而坐大司寇楚國公豆盧寧升階正烏皇  
帝升立於斧袞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授醬豆  
親袒割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醕撤去皇  
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當天  
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理之要公其誨之三老荅  
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  
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為國之

本在乎忠信是以古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  
興廢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  
益為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  
不分下人無所措手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本言出  
行隨誠宜相顧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若不思不  
慮必有過失天子之過事無大小如日月之蝕莫不  
知者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荅  
拜禮成而出

隨錄卷之二十六

書隨錄後

右凡若干條或讀古今典籍或巨思慮所及隨得錄之蓋皆切於今世所急者念自王道廢塞萬事失紀始焉曰私為法終至戎狄淪夏至如本國則曰陋未變者多而加以積衰率蒙大恥天下國家蓋至於此矣下變廢法無田反治顧弊之為弊也其積漸數百千年以謬襲謬仍成舊規櫛錯相目有如亂絲不究其本而祛其勢無以救正而在位者既由科目而進唯知徇俗之為便草野之士雖或有志於自修而於經世之用一作施措之方則或未之致意是則斯世無可治

之日而生民之禍無有極矣區區於此深切懼焉故  
嘗思不自料竊與同志思所以稽古正事以補世道  
者而事有緩急不可遍舉一事之中緒目百方若不  
擬例無由明其得失之際乃敢條列掇其曲折以自  
識之於心而備其遺忘凡事若為論說而已則終未  
能明盡必就其條節詳布曲  
折然後其是  
非得失乃形遇有明者當質之也其間有言涉典度  
而不以為嫌者此非立言於世也乃私為劄記以自  
考驗也嗚呼茲亦有所不得已焉爾

或有問於余曰士當平居所講明者道也而至於  
事為則但當識其大體而已今子之不憚煩而拜  
究思於節目間何也曰天地之理著於萬物非物  
理無所著聖人之道行於萬事非事道無所行古  
者教明化行自大經大法以至一事之微其制度  
規式無不備具天下之人日用而心熟如運水搬  
柴皆有其具以行其事周衰雖王道不行而其制  
度規式之在天下者猶在也是以聖賢經傳唯論  
出治之原以傳於學者而其制度之間則無所事  
於曲解也自秦以來并與其典章制度而蕩滅之  
凡古聖入行政布教之節一無存於世者天下耳  
目膠固於後世私意之制不復知有先王之典章



高才英智博於古者亦無由以得其詳也間有儒者識其大體謂可行之斯世而一欲有為焉則施措之際事多躐躐而終至不可行者以其徒恃大

體而條緒節目失其所宜故也三代之制皆是循

之制度者其要使萬物無不得其所以而四靈畢至

後世之制皆是因人欲圖苟便而為之制度者其

要使人類至於靡爛而天地閉塞與古正相反也

三代經制雖繁見於傳記而其率行間條目今無

存者難可得而詳之後人心目既與古事不相語

變故鮮有志於古者猶未免蔽爾自其思慮之問

已自疎脫不能如古人之實事其事是以必究極

典制得其本旨難之於事以至條目之門節節皆

當無有欠漏然天下之理本末大小未始相離寸

失其當則尺不得為尺星失其當則衡不得為衡

未有目非其目而綱自為綱者也尺其不可行也則不唯小人肆其詆誣而君子亦未免有疑於古今之異宜古道真若不一復行於世者此豈小害也哉余為是懼不避僭越究古意揆今事并與其節目而詳焉蓋將以推經傳之用明此道之必可行於世也嗚呼徒法不能以自行徒善不足以為政苟有志者誠思以驗焉則亦必有以知此矣既答問者曰次其語以為識云

隨錄卷之二十六

附錄

傳

柳馨遠字德夫文化人文化之柳自高麗大丞車達  
 始入我朝有曰寬相世宗以清白聞謚文簡文  
 簡六世孫縣令漳為馨遠曾王父王父成民贈叅  
 判父懿檢閱母李右叅贊志完女天啓二年壬戌  
 生于漢師背有七黑子如北斗狀二歲而孤五歲通  
 算數讀書便知大義敏而勤一過眼輒成誦羣兒在  
 傍戲聒若不聞也七歲讀禹貢至冀州詠歎不已至  
 於起舞曰此二字何其尊體識例也十三四便有意

黃洋附

於聖賢之學取經傳百家之書考究其得失稍長歎  
曰志於道而未能立者志爲氣惰也夙興夜寐未能  
也正衣冠尊瞻視未能也事親之際和顏色未能也  
居室之間敬相待未能也四者惰于外而心荒于中  
遂作四箴以自警操存省察内外交養事其母及王  
父母極其誠敬及其沒以善居喪稱自 崇禎甲申  
以後益無當世意癸巳遂盡室南歸于扶安之愚礮  
洞號礮溪間一赴舉成進士用王父治命也自是不  
復就試杜門靜坐專精力學日必昧爽而起拜謁家  
廟祭祀一遵朱文公家禮平居食不兼味衣不綃紬

租稅爲隣里先待人以誠不問貴賤隨分勸勉鄉人  
無不悅服嘗過津遇船有破溺亟招上流船盡力拯  
出所全活者九人見彗星知辛亥必大饑節食蓄穀  
以賑救窮乏親戚隣里多賴之讀書必沈潛自得其  
與友人鄭東穆論理氣四七人心道心諸說多有發  
前人所未發者爲學以靜爲主嘗答友人裴尚瑜曰  
功夫雖貫動靜非靜無以爲本不但學者如此造化  
之理流行不已動靜互爲其根然嘿而觀之其主處  
必在於靜聖人井田之法本地而均人亦由靜制動  
之意也於書未嘗死守前人語言必度之於今而質

之於古會之於心而參之於事思之又思究極精微  
苟有所得雖夜必興明燭疾書每日暮輒喟然曰今  
日又虛度矣以日所爲較食多小不稱則不能眠常  
自激仰曰天生四民各有其職余藉先蔭安坐饘粥  
是天地間一蠹只當講究先王之道克吾爲士之分  
而已於是尋攷先聖賢本意於遺經之間夙夜靡懈  
真積力久自無疑而至於有疑自有疑而至於渙然  
永釋則古今理慾之分事物本末之原莫不瞭然於  
心目自不覺欣然而樂慨然而歎不得不筆之於書  
以寓其救世惻怛之志則所謂磻溪隨錄是也其書

以田爲本不畫井田之形只求井田之實然後教士  
選才命官分職頒祿制兵設郡縣之法皆可自此以  
推規模節目廣大纖悉其言曰天下之道本末大小  
未始相離星失其當則衡不得爲衡寸失其當則尺  
不得爲尺又曰古今此天地此人物先王之政無一  
不可行者彼以古今異宜爲說者妄而已又曰古人  
制法皆以道揆事故本自簡易易行後世之事皆緣  
私爲法故百般防巧只益紊亂耳又曰治天下不公  
田不貢舉皆苟而已公田一行百度舉矣貧富自定  
戶口自明軍伍自整唯如此而後教化可行禮樂可

興不然大本已紊無復可言蓋其平生用功在此一部而其言皆有所本實我東方所未有之書也以輿地勝覽凡例踏駁著輿地誌嘗論本國分野曰漢水以北當與燕京同爲尾箕以南當爲箕斗知者以爲獨得之見至於文藝詞章兵謀師律陰陽律呂天文地理醫藥卜筮筭計方譯之類亦皆旁通而天下山川之險易道路之通塞海外蠻夷之俗無不周知雖道釋異端之說亦必深究而別其是非其所著又有理氣總論論學物理經說問答記行日錄續綱目疑補東史綱目條例正音指南歷史東國可攷朱子蔡

要東國文鈔紀效新書節要書說書法叅同契抄武經四書抄地理羣書等書藏于家馨遠十年苦塊已嬰奇疾癸丑春疾革使侍者改整枕席澡洗更衣而逝得年五十二其逝及葬皆有白氣亘天見者異之娶沈氏女生一男六女男呈孫應麟應龍應鳳應鵬馨遠魁顏廣穎白而長身聲音宏亮眼采照人一見可知其爲非常人云後生晚學雖未及見其人而其窮居著書略見其一二後世之子雲堯夫當自知之若其尊周攘夷之義根於天性其見諸事爲者亦略可指矣當 顯廟壬寅北人頒赦稱獲 永曆皇帝

我國未知虛實馨遠歎曰 皇朝存沒豈是細故而漠然不知耶丁未夏聞福建漂海人鄭喜等將押赴京城馳往見之以漢語酬酢知 皇統未絕取見其曆日驗其為 永曆二十一年不勝悲喜相對流涕作詩而贈之所居濱海常置大船四五制極便利畜駿馬日可行數百里箴良弓美箭及鳥銃數十以教家僮及村氓至今愚確一里多有以善砲名者嘗哀聚水路朝天記及漂海人所錄以記諸站某處險某處夷歷歷如指掌即此數事而可以略揣其志之所存噫其悲夫是未可與俗人道也

臣幼少時在人家得見所謂隨錄而深喜之求借抄寫沉潛玩釋數年而後略見其大意又從其曾孫進士發盡得其遺文而讀之始知其為天下士對人輒舉似則有信者有不信者或謂其所著述大而無當迺而不切是不過為無用之書也或謂治國之道當論大體何必屑屑於瑣細節目之間臣以為不然也唯其所論者大宜乎俗見之以為迂矣而限民名田之說既有前賢定論苟以實心行之則未見其必不可行且此法之行以為不便者固多而其便之者視不便者尤多則此非所拘

也至於當論大體之說似矣而臣之所問者正在於此何也唐虞三代爲治之具必有節目之詳而周末諸侯惡其害已而去之先王典籍蕩然無存其爲治之大體則幸賴孔孟程朱諸聖賢發輝無餘而至於節目則有所未遑故言治道者舉其大體則必稱唐虞三代而其見諸節目措施者則皆是秦漢以來俗規於是乎天下之人皆安於此而不復深究如經界貢賦學校軍制之屬使世之儒者論統大體則非不燁然美矣而若令舉行其事則鮮不到頭茫然畢竟行之者不過沿襲之謬例

此由於略知大體而不明條理之過也苟如是而已則先王之道終無可行之日而萬世長夜矣此譬遠之所大懼而爲此書者也其所條例雖未必其悉合於唐虞三代爲治之節目而若於大體之外欲求其節目之詳則未有如此書者今我殿下以不世出之聖大有爲之志誠心願治恥言漢唐而前後進講之書皆是唐虞三代爲治之法則其於大體殆無所憾而若其節目條理之微密者則竊恐

聖上之不能不俯取於斯也臣於昨年登對時偶

及馨遠之說自 上俯詢其人本末臣敢有所對  
其後曰儒臣陳 達有撰傳以進之 命臣不揆  
僭猥略述文字以附於隨錄之末而仍獻淺見惟  
聖明之垂察焉

通政大夫成均館大司成知製教臣洪啓禧奉  
教製進

行狀

磻溪柳先生諱馨遠字德夫文化人也始祖諱車達  
家甚富佐麗太祖出征多出車乘累叨爲大丞號統  
合三韓功臣自此奕世貴顯入我 朝有諱寬佐

世宗爲右議政謚文簡號夏亭清德載 國乘生諱  
李聞刑曹判書修文殿提學謚安肅五壇而諱漳縣  
令生諱成民正郎 贈兵曹參判生諱懿權文科八  
翰苑爲檢閱娶右叅贊李志完之女以天啓壬戌生  
公檢閱公有遠大之望不幸二十八而卒公生我二  
歲能知悲哀號慕不食肉人異之三四歲凡遇日用  
事物必問本末至其極處雖草木禽虫皆不忍傷害  
五歲通算數既知讀書自立課程雖羣兒喧廝其傷  
而若不聞也就學於伯舅李監司元鎮姑夫金判書  
世濂一讀輒誦七歲讀禹貢至冀州翻然起舞問之



對曰不圍二字之尊重至於此也十歲善屬文通經傳百家論難出入意表李金二公歎曰此等才古或有之耶十二四慨然有慕聖賢之志專心爲己之學於舉業不屑爲也丙子避虜亂將王父母舅夫人及兩姑以行王父年老三家家屬仗公一丁男時年十五歲有強盜出山谷攔道一行懼公挺身曰人孰無父母爾無震驚我父母行裝從汝取去盜感其言散去二十一歲歎曰士志於道而未能立者志爲氣惰之罪也夙興夜寐未能也正衣冠尊瞻視未能也事親和顏色未能也居室敬相對未能也因作四箴

自警自是兢兢然惟其言是踐有親癘問醫醫素驕及見公曰視此人而不盡心於命劑者非人子也家貧竭力致甘肯或不繼戚然出涕在京名譽蔚然一時名士皆願與之交若貴要者求一見不得也讀書忘寢食馬上常沈思馬或從他塗不覺也甲申大明亡是歲丁王母憂戊子丁母夫人憂辛卯丁王父憂執喪盡禮既免喪和陶元亮歸去來辭南歸于扶安縣愚磻洞居焉公之志可知也地濱海多產魚蟹每遇佳味變色曰親在恆憂不得此今得此誰爲輒涕泣不忍食有一姊在京恨不與同衣食以畿庄穀

歸之公既志學甚早又自神州陸沉起然遐舉益專  
精於學問刻意覃思夜以繼日枕上有妙契者夜三  
四起取燭而疾書之每日暮曰今日又虛度矣義理  
無窮歲月有限古之人以何精力所成就如彼每日  
昧爽而起盥洗衣冠謁家廟非甚病雖寒暑風雨未  
嘗或廢退坐書室坐必有常處室在松臺下竹林中  
歲萬卷書籤軸整齊竹扉常掩麋鹿晝行公顧而樂  
之曰古人云靜而後能安能慮者言乎又嘗謂人  
曰功夫雖貫動靜非靜無以爲本不但學者爲然造  
化流行動靜互爲其根然其主處在靜故曰不翕聚

則不發散又曰物各止其所亦主靜之意聖人井田  
之法本地而均人由靜制動之意也每日夜彈琴而  
歌歌用周詩音用漢語聲律若出金石其襟韻飄灑  
真天下之高士也內外斬斬如賓而思義甚篤家務  
細大皆有規制奴僕各事其事而門庭落然若無事  
者巫瞽不八門家人不知祈禱隣有叢祠人甚奔波  
公毀其堂伐其樹而弊遂止及明者非僻自消鄉黨  
皆化焉其平居濟人及物之仁多有感動人者時  
永曆皇帝卽位於南方或謂之亡或謂之不亡壬寅  
北使頒赦來者至謂之擒焉我一國猶未知其虛實

公慟之丁未有唐船漂泊耽羅皆福建人華制不雜  
髮公往見操漢音問 皇朝事中有能文者鄭言曾  
勝等流涕言 永曆皇帝保有南方四省今年為永  
曆二十一年云取裝中曆書示之果然公悲喜作詩  
性愛山水足跡殆遍東方名勝所居愚確亦絕佳提  
携冠童上下諷詠天下之物無足以櫻其心者而若  
其慈悲一念不以出處而有間故其稽遺經而得先  
聖之意原人情而闡天理之正貫古今而審治亂之  
所由因事物而察本末之所係社門著書寓之空言  
者無非出於濟世拯民開物成務之至誠嘗曰古今

此天地此人物先王之政無一不可行者君子之為  
天下非有為而為自是天理合如此又曰古人制法  
皆以道揆事故簡易易行後世之事皆緣事為法故  
百道防巧只益紊亂耳又曰治天下不公田不貢舉  
皆苟而已雖有善政徒為虛文公田一行百度舉矣  
貧富自定戶口自明軍伍自整惟如此而後教化可  
行禮樂可興不然大本已紊無復可言又曰王政在  
制民產制民產在正經界自孟子時暴君污吏惡其  
害已皆去其籍及經秦火古聖人制度節目蕩然無  
一存者聖賢經傳只論出治之源而已漢後數百千

年聖王之道不行者皆由田制之壞而卒至於戎狄  
猾夏生民塗炭如我 國奴婢漸多良民漸縮搜括  
軍丁隣族受害譬如亂絲不抹其本無以理緒議者  
每謂山溪之險難於均田然箕子已行之平壤矣遂  
取田字形畫爲四區區皆百畝畝不用箕子七十畝  
而用周家百畝之制如李靖爲地狹故變八陣爲六  
花之意焉至於教士選才命官分職頒祿制兵造幣  
通貨無不次第條列節目纖悉而曰天下之道本末  
大小未始相離星失其當則衡不得爲衡寸失其當  
則尺不得爲尺也號其書曰隨錄或讀古今典籍或

因思慮所及隨得隨錄者也其規模廣大條例縝密  
可謂擴前賢之未發而我東方所未有之書也然覽  
公理氣總論論學物理經說等書然後知隨錄之有  
本而天德王道之不二也又著正音指南武經四書  
輿地誌郡縣之制等書其論陰陽律呂兵謀師律星  
緯之纏度山川之形便如指諸掌公可謂體用博約  
之通儒而其爲我 國分野之說京畿以北爲尾箕  
南爲箕斗者前公千百年未嘗有道此者而公始言  
之必有後世之具眼矣 國舅閔維重兄弟於公爲  
從叔欲薦行誼公正色曰叔非知我者也遂不果薦

後數三宰臣薦公曰潛心義理孝友出天公不樂曰  
我不知時宰時宰豈知我也公魁顏廣頰身長骨秀  
聲音宏亮美鬚髯眼光映人威儀動止絕異於人少  
日入場屋邂逅者心醉至有棄試券而相隨者晚來  
充養益甚神定氣和面粹背盎望之已知其有道者  
以公稟賦之異抱負之大求志獨善使東民無福惜  
我噫所貴乎高尚者以其有達施之具而能卷而懷  
之也世所謂高尚者果能盡有其具乎有其具而不  
出者鮮矣然具有大小小者易措大者難施有其具  
而不出者必其具之六者也若公之所欲為者惟三

代以上人許之公豈舍所學從人者耶宜公之不出  
也况後之尚論者以其時考之則必有起立於先生  
之風者矣許眉叟常許以王佐才確論也世又有以  
公比文仲子者古今人精神力量雖不可知而公之  
惻惻純正恐非文仲模擬雜駁之倫至若理氣論學  
等說又文仲所無然此則諉之曰予生者程朱前後  
可也第公以世祿之臣逢三聖明之世可以有為而  
皎然有尊周之大義抱隨錄而沒此豈可與慶業開  
皇者同日道哉公得年五十二訃聞遠近會哭者數  
百餘人葬二竹山湧泉里鼎排山酋坐卯向之原配

豐山沈氏鐵山府使 贈兵曹參判閔之女也有婦  
德奉公規度以助成公志有一男六女男是女長適  
鄭光疇次適朴森次適白光著是生三男一女男應  
麟應龍應鳳福川後學吳光運撰

京外儒生進士盧思孝等疏

伏以孟子曰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揚雄曰存則入  
亡則書此臣等之所以齋沐百拜謹奉一部細帙於  
冕旒之下使我 聖上知近世有若儒柳馨遠者也  
嗚呼若馨遠者可謂契道之妙安通方之奇才也自  
其以時即已潛心大道契誠前脩而不藉師承能自

心得凡於三才萬物之故化民善俗之方鮮剝研窮  
無不旁通涵養有素工用亦博本之身心推之事為  
者實有得於孔門博約之旨矣觀其所著於理無所  
不淹通於事無所不貫穿又嘗用志於經濟之業稽  
遺經而得聖人之意原人情而闡天理之正或取典  
籍所載或回思慮所及隨得錄之名曰隨錄蓋其意  
以為大學之道格致誠正為治平之本治國平天下  
為格致之用而世之為學者不知治道自心學中出  
來歧而二之故在家在邦當事齟齬欲撰成一編以  
為經遠之典而古制則大綱存而其目缺漢唐以來

多見其抵牾不通於是乃取先王之法徵歷代之得失參國家之典章曰存以補缺曰畧以致詳譬如張萬目而成器正萬縷而成帛使天下後世有所考據而知長治久安之術噫噫倘所謂明體而適用者非歟使斯人得為當世之用展布其所蘊則學可以經世才可以濟時而德德彌堅一命不就天奪太速中歲奄忽所賴而不朽者道不墜地書猶在苟皇猷帝圖粲然備具於方冊之中其克舜君民之志可考而知也若此而不崇獎其人表章其書豈非 聖世一大大典也哉若其稟質之粹義見識之絕卓篤志

修行之懿好學信道之微又不可縷述而藻陳故先正臣許穆嘗以王佐之才稱之 光朝廷臣又以義理潛心孝友出天薦之此誠確論也馨遠以 國朝名相寬之九代孫檢閱然之子世居京師欲隱居求道遂入於扶安海山中以道義終其身既沒之後遠近縫掖之士寤寐儀音蓋二十餘年如一日而俎豆之議不謀而同今已妥靈永為崇奉顧此純明之德不可但映於泉壤經緯之文不可空責於巾箱茲敢冒昧仰呈倘蒙 聖明清燕之暇特賜 睿覽置諸左右取以為法仍施褒賢之典以示勸善之方則其

有關於學教為補於治道當何如也自古聖王之於  
賢士也不以側陋而卑之不以已死而遺之或獎許  
焉其身或揄揚焉其言至於我朝列聖相承崇  
儒重道靡不用極小善乞藝率皆責罷興起斯文莫  
大於此伏願 殿下留神焉  
下批曰省疏具悉疏辭令該曹稟處而所進冊子當  
從容省覽焉

承旨梁得中疏

伏以云云臣受恩三朝圖報無階而至於殿下每  
以質實許之臣啣恩在肝激昂感慨每誦孟子我非

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一語永矢心惟此而已  
今請披蓋平日肝膈之要以為畢義之地臣謹按孟  
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又曰仁政必自  
經界始是知經界之於仁政猶規矩之於方圓此五  
帝三王為生民開物成務之第一義也古人大事專  
在於大禹之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此也蓋經界  
一正而萬事畢舉民有恒業之固兵無搜括之弊貴  
賤上下無不各得其職是以人心底定風俗敦厚古  
之所以鞏固維持數百千年禮樂興行者以有此根



基故也後世經界廢而私占無限則萬事皆弊一切  
反是雖有願治之君若不定經界則民產終不可恒  
賦役終不可均戶口終不可明軍伍終不可整詞訟  
終不可止刑罰終不可省賄賂終不可遏風俗終不  
可厚如此而能行政教者未之有也夫如是者其何  
故乎土地天下之大本也大本既舉則百度從以無  
一不得其當大本既紊則百度從以無一不失其當  
蓋天理人事得失利害之歸固是天之經地之義而  
不可易者也自孔孟以下至於程朱歷代諸賢未嘗  
不眷眷於此隋之王通所謂田不耕授人不里居雖

禹舜不能理也云者誠至論也但其制度節文之詳  
則自周迄今無人講究孟子之告異戡曰若夫潤澤  
之則在君與子矣云而已至於宋之張載亦有志未  
就而卒世蓋以是憂之以是惜之矣近世有儒士柳  
馨遠者乃為之講究法制粲然備具始自田制以至  
於設教選舉任官職官祿制兵制織微畢舉毫髮無  
遺書既成而名之曰隨錄凡十三卷臣蓋見之於臣  
之師臣尹極之家臣之止師嘗為臣言此書乃古聖  
遺法而修潤之不失其本意一國家若欲行王政則  
惟在舉而措之而已蓋其人杜門獨學不求聞知故

世無知者而獨幸見知於此師耳臣亦嘗得其書而私自紬繹則有天理自然之公無人爲安排之私秩然有條而不亂煥然有文而不厭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信乎其易知而易從得乾坤易簡之理益信亡師之言爲不誣矣臣伏聞其人已死而其子孫方在湖南之扶安京畿之果川云伏望 殿下特命其邑守臣就其子孫之家取其書來獻以備 乙覽仍令儒臣齊會玉堂極意講明分布中外以次施行不勝幸甚臣亦知必有人以古今異宜爲言者而程子之荅或人之問曰豈有古可

行而今不可行者乎又况此書於古今時世亦以參酌十分停當必無是憂矣臣愚竊以爲此實吾東方億萬年無疆之基業永爲我 春宮邸下自貽哲命之日曰以爲祈天永命之地豈不休哉豈不懿哉臣無任區區

批荅曰省疏具悉爾懇前批既論所尚者爾之質實爾有求是之意其即上來以副慇懃之意其勉者當留意而其冊子今道臣即取以上焉



